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以下元本
卷一

重刋黄文獻公文集卷之二

門人 宋 濂 王 褘 全輯

後學 虞守愚 張 儉 仝校

温陵張維樞子環重選

會稽王廷曾培菴補訂

七言古詩

可憐行

紅顔白面可憐子杖藜飢走荒山裏翠眉新婦雪色兒掩袖嬌啼瘦如鬼道傍朱門照霜戟腸斷汝翁呼不起金魚象笏供㰞蒲紈袴絡䌷愁餓死春風秋月哀思多嗟汝少年奈老何

崑崙歌寄吾丘子行

翠鸞啼雲天四垂花龍雙雙神姥歸金僊憶君淚如水
昌陽落花青蘂蘂曾城珠闕揚素氛開明狺狺環九門
羲和走馬不待人鯨魚吸海棄生塵若有人兮悵脩阻
紫玉參差老凰語笑揮如意教雲舞雲間鶴雛生兩羽
歸來歸来勿蹉跎秋風吹折玗琪柯

梓山行贈桑生

昔聞山中采藥翁問姓但指簷前桐君家本以桑爲氏
胡不種桑翻種梓桐君采藥不學醫桑君學醫兼采詩
朝來索我歌梓山使我閣筆頻指顧問君梓樹家何處
青山難尋夢中路但見清風兩袖寬詩筒戢戢多栝樹

長歌短歌亦奚爲坐看藥籠懸珠絲種桑種梓俱有術
也應無術醫君凝

采芝曲贈永嘉林道士

碧峯矗起三十六老芝千年琢紅玉帝遣仙人下采芝
迷花失石憺忘歸忘歸幾載無消息蟠桃積核高數尺
何日青牛駕爾還遥肯念金華牧羊客

金華山贈同遊者三十韻

杖藜初出城西門萬株紅葉如雲屯芙蓉峯前問行路
宛宛一線隨潺湲水聲漸遠山漸近弱蘿纖葛手所捫
須臾横側變峯嶺高岸忽復爲平原細泉瀏瀏竹竿直

石樹駢立疑同根剝金敗碧逢廢刹循以第一名其軒
天明獨去弔遺迹玉女委蛻空丘墻樓居西起望明滅
石扉呀若山之樊鐏幽穴險徑沮洳藤行匍匐不得奔
剬觀崖广架寥穴雙龍遶霤蟠蜿蜿蜒紛綸怪狀滿巖腹
態虎踞伏鸞鳳騫其餘瑣細無不有形求像索難具言
前趨林麓却下縋俯瞰九地竆涯垠青枝翠羽不復辨
但聽風水聲喧喧高燒松炬度其背珠箔忽隨華燈繁
聳身上出指絕頂碧桐萬下彌山園遙穿蓬艾蹋雲雨
險艱從此不易論秋毫細路莫容足下瞰不測傍無藩
怪藤如鉤草如劍舉首仰歎愁攀援山翁顧之笑引臂

前窣後接猴與猿馳坑跨谷欹側過背汗喘息逾包𡾰
陰沈古洞閟星日雖有寒暑無朝昏却行左轉復深入
僉覺慄慄搖心魂珠纓縹緲現滿月稽首大士天人尊
拂衣徑逐飛鳥下青山出浸波濤翻或云漢人隱身處
彷彿肩背餘苔痕蛇蟠磬折又數里龕巖十丈開墉垣
夜歸草堂殿突兀坐看雲月吐復吞怡然携手盡文士
頗覺筆下來源源名山石室如可託幸子歲晏來無諼

送俞觀光

寒窓讀書吻政悲坐聞剥啄走啓扉衝風蹋凍至者誰
俞子訪我繇剡溪相逢把臂語移時婦女驚咲群兒疑

俗物病我不可醫眼明見此珊瑚枝朝来贈我天馬詩
忽然棹頭去莫羈臯端氣息干虹蜺詎能折腰向小兒
文章枝養聊爾嬉策勳聖處今毋遲緊我愛子莫助之
蹻岐躑躅徒嗟咨

讀清江集

元祐儒臣煥星斗後有作者非其偶二龍三鳳何繽紛
況乃淵源曾中叟適從塵編識英爽想見世澤餘忠厚
長公平生二三策大廷披腹驚群后風流斑斑仲與季
葶茨采椽絶丹黝獨追古昔寓陽秋稍抉疵瑕到璵玖
却蟠餘力歸賦詠古硬清圓無不有爰物人文啓河洛

種

豈可識

下逮百氏分戶牖空言可託匪末藝臣筆待援須好手
典刑未墜乃至今吾生已幸何云後青燈照夜雨如線
與論徽辭煩擊剖追慕政復慙捧心贊美胡能付鉗口
從遊起死不敢期儻挹殘膏注空朽

題李坦之詩卷

神仙中人世莫識政以文章為戲劇李生也復可憐人
手鍾鐇穜待春色山空歲寒誰念汝青楓墮影霜露白
遠遊賦成一朝去翠蓋雲旗暮何適蓬萊烟霧秋冥冥
鄧君白㢘無消息袖中驪珠三百顆夜深勿近蛟龍宅
金華之山青矗天山人看山忘歲年黃精芝草幸可食

頓

安得與子巢其間石牀醉聽松風眠無為長歌怨如哭

使汝惻愴凋朱顏

甲辰清明日陪諸公入南山拜胡侍郎墓回泛舟

湖中作

日緫甲子斗直辰持觴遠酹胡侯墳兩槳趂鷗背城闉

四十有四同州人半為吳語如李真湖窮岸出水陸分

舍舟登途指嶙峋少年健走黃犢奔或乃喝道驚春雲

老翁躪足仍後塵解衣徑眠草為茵前趨一里起廟門

杖藜不得辭微辛嚴祠高居絶四隣傍為一丘標石麟

牀階鞠躬羞藻蘋拜興有相祝有文亦或稽首稱諸孫

歸途探幽扶荒榛下睨塵土多蟲蝨放舟催發無逡巡
勝賞莫許窮涯垠開筵列坐羅氈韋託名鄉飲無主賓
誰歟解事強討論欲以窮達為卑尊美人今代王右軍
口吐秀句天葩芬鴈行拱立何紛紛爭言我公詩絕倫
龐眉被褐兩山民閉目宴坐方申申艤舟黑亭鵶噪昏
晴楊吹花灑衣巾裁詩紀實聊云云慎勿浪傳來怒嗔

送傅主簿

吾聞上古之士比屋皆可封有材不必登王公可憐衛
青日尊貴飛將自老風塵中傅公平生經濟手却抱一
生今白首隨人騎馬著青衫爽氣如虹射牛斗出門大

裏字下脫蒹葭二字

咲望長安長安萬里行路難行路難知奈何贈君一杯酒請公聽我歌崑崙之山兮高巍巍黃河之水兮清有時洛陽少年休太息東山謝公来未遲燕昭之事不足云陛下聖德如舜勛願公功成名遂身早退魯連小兒能咲人

茗溪風雨中章德茂同泛

黑風翻江白雨傾橋欹梔側斷人行此時惟我與章子孤舟蕩漾煙波裏蒼蒼楊柳黃浩歌擊舷興彌長翩然一葉恣掀舞青山白塔頻低昂朝過城南暮城北舟人問我將誰適章子棹頭作吳語秋水夜來深幾尺忽看

大字標竹林寺門對水仍陰陰敲門見竹不見人竹間
翠石何蕭森廻舟少林雨如注四顧冥茫但煙霧魚鷩
龍蹤吾不知披襟却入菰蒲去岸傍群兒拍手呼笑言
狂客世所無嗚呼古人今則無後来視我知何如為君
留此有聲畫題作扁舟煙雨圖

由苕溪出大湖抵陽羨十四韻

首陽山人餓至死陶公乃為飢所驅大賢出處自有意
腐鼠何得疑鵷雛誰初令我隨世網久抱磥砢行崎嶇
今晨笑與親友别煙波泱漭扁舟孤穹天大澤合爲一
回眖人境茫如無向来蟻聚安足戀而取窘束同囚拘

憂　吾

暮投高館燈閃閃生談姬孔歌黃虞是間幸可容一息
孰與臣朔肩佚儒汗顏俛首飽腥腐咄子所樂非我娛
故人殷勤入我夢云我作計陋且愚此生通塞久自斷
豈憂一勺忘江湖春風二月花蔽野珊瑚玉樹唯空株
丈夫兒女各有事爲君起坐生長吁

次韻方子踐雪中見寄

前年江南雪一尺腐儒共老誰三白寧知有客卧欲僵
凍骨稜層撑鐵石今年復此雪塞門江湖無處浮言樽
野風蕭蕭日色死胥人射虎蒼山根牛衣覆寒夜復夜
金石餘音慰慰藉平生萬卷定安施一瓻送我當渠借

八下九本 卷四

遺

題陵陽牟公紫陽方公詩卷

兩翁風流掃地無文章光燄埋丘墟紛紛小兒政疾走安用佩玉飛長裾憶昔登堂三十載夢想時復瞻眉須昆蟲閉關水逐壑孰使驪龍道頷珠頭言保此勿輕出幸免兒輩相雎盱

題大瀛海道院

丹山之山青崔嵬隱居舊隱山之隈千年土鼎為誰出深崖古像松聲哀鴻飛天上不在雪過者莫睨君能來想當月斧乍揮霍奔走屬役皆仙才卷藏瀛海歸一粟頃盻瞬息生風雷森然幻有啓神界白日照耀金銀臺

昔聞使者茲入海樓船煙霧何時廻君其置此勿復念少須碧水揚黃埃九重𩜾濩　陛下聖方士未易誇蓬萊琳宮貝闕長望幸天高海闊心悠哉

陽山昱上人訪予吳門寓舍求爲湘竹詩予辭以未見竹上人不遠六十里自山中舁其竹而來好事有如此者欣然為賦長句

道人來自陽山麓手携舊種千竿竹小裁方斛不盈尺中有瀟湘江一曲未信天工能爾奇不知地脉從誰縮晴窻倐倐散烟霧眼底森然立羣玉豈期我乃累此君棠祀風埃走塵俗故山方遠重愁絕新句未成歎迫促

黄岡之産大中椽政用材美刳其腹顋言保此終天年
歲莫山中伴幽獨

杭州送兒姪歸里

空江月滿潮聲怒二兒勇踏潮頭去故園天末渺予懷
夢中識汝歸時路起向江樓遥望汝江上青楓正霜露
凉風颯颯吹汝急艣搖背指龍山渡翩然一葉舞中流
嗟汝童心得無懼自我西游歷三紀舉目交朋半新故
下車相揖何紛紛白頭朝士猶徒步玄都觀裏舊桃花
見我重来能幾度緬思疇昔仍念汝倚徙闌干日将暮
前潮方斷後潮續層波複浪無重數魚龍能出沒相後先

疾雷槌山雨如注隔岸峯巒空復多沙際冥茫但烟霧
計程知汝已登陸息肩弛擔今何處明朝過我三釜山
能勿徘徊起哀慕近聞旱魃肆為虐殺吾手植千株樹
且須為我語此隣莫遣牛羊上丘墓

題松溪圖

獨騎瘦馬走赤日忽對畫圖雙眼明想見高人茅屋底
石床卧聽松風聲秋風漸高霜露白松根茯苓已堪食
欝紆遲暮秪自憐卷圖還客三歎息

題周鍊師雲崖圖

我本山中牧羊客偶然失脚紅塵陌矯首丹崖不可攀

但見層空暮雲碧樓居仙人元不死天長地久無消息
騎麟翳鳳者為誰道上相逢不相識披圖示我舊游處
流水桃花尚春色爲言白石久已爛茯苓無復成琥珀
忽然長揖不肯住飄若流星去無迹若為握手賦歸來
求與人間風雨隔

贈熊天瑞先輩

熊君南州山澤臞敝衣不濡六尺軀年下七十氣尚麤
擯棄舟楫遶江湖塵埃掠面冰生鬚北走梁宋至皇都
舉頭仰瞻
天子居姓名無由達公車何王之門無長裾君惟抱瑟

王好竽寒風蕭蕭雪塞廬退從諸生詠唐虞詩成篝燈
手自書字如凍蠅寄復踈食可無肉出無驢爲我蹝履
来于千日予其歸無所須一言用比明月珠我方守官
橛株枸喈然忘言據槁梧童子穰穰環座隅笑我腹笥
太空虛感君遠來增欷吁愛莫助之將何如翰林主人
揭大夫與君少若同隊魚巖棲穴處多其徒君歸而求
宜有餘長歌鼓缶聲嗚嗚青天白髙雲自孤

番易周節士歌

周君生長番君里長身俁俁鬚仍美師張先生業孔氏
夏螢冬雪頻繼晷先生愛君不斁斁君謂先生我知已

遺時戰伐多瘡痏賊衆乘之作姦軌郡檄先生俾一洗
先生慷慨爲之起曰彼蚩蚩聚蜂蟻宄渠本我家奴爾
我將笞之用折箠披其角毛脫距觜奴挾兵來速如鬼
亙噬其主先生死先生諸子俱幼稚周君聞之失箸匕
曰古復讎蓋有禮師長之讎視兄弟我今必也書于士
走告郡府伏以俟府公義之弗敢止授以殳斨與弧矢
或云彼衆我無幾盍募援兵爲表裏君奮不顧行益駛
賈勇直前無與比賊窮擲金計何詭得金失賊墮其餌
亟取貪夫尸諸市士氣復振賊乃靡追奔逐北剿賊壘
迅雷不及掩其耳一柵既覆衆柵毀生致賊奴洎妻子

旄　或

刳其心肺獻俎几告于先生饌疊疊凱旋公庭旗旖旄
散遣部伍歸耘耔天戈耀日方南指郡將效死弗拜跪
周君堂堂衆所恃人咸謂君今可仕細書降表僅尺紙
大哉公侯小刺史君言我本不獲已出爲吾師刷𨿽耻
罪人已得賊已弭東村西落無剃杞不義富貴寧飲水
公毋多談且休矣閉門高卧肉生髀白駒空谷餘四紀
殁葬金潭有廟祀鄉人歲時擊羊豕子𢿱來與胄子齒
踵門泣涕言如此嗟君壯節甚奇偉播兹歌詩侑哀誄

送李憲使赴燕南分題得烏飛曲

臺中樹枝上烏無數當年元只爲公来今日從公却飛

去趙北際燕南垂道傍緑樹多好枝公之所憩鳥所依公毋亟行鳥勿飛問公此去何時歸上林春深樹如織公歸但聽鳥消息

贈夏德頌

夏君懷抱何磊落卜居不肯依城郭丙舍新開近墓田雪栢霜松翳丘壑一朝興來不可遏萬里黄塵走京洛叩門遺我尺素書儷玉駢珠相照灼爲言家世本臞儒餘力惟知事畊鑿窮年卄與鹿豕遊敢希鴻鵠翔寥廓秖今遠來亦有意求詩元不求官爵華星秋月幸分輝持向山家慰蕭索我聞君言重太息感君望我殊不薄

清時雜遝富才彥咎鳳鞭鸞遶館閣揮毫成風墨成雨
瑞錦披張分製作一言引重力千鈞青雲驥尾端堪託
顧我方為句讀師掇拾殘編味糟粕坐隅童子日呶呶
平生雅意渾銷鑠奚暇清吟發天巧剪紅刻紫供嘲謔
君歸卉木尚餘春況值新篁初解籜傳家有書故可讀
有石可眠泉可酌大勝山人來索價低頭欲就微官縛
我雖齷齪坐無氈有客如此良不惡戲拈葦管和竈煤
為君聊賦山中樂

風樹鍳為李生作

返照入深林牛羊在丘隴風吹白楊樹葉葉各自動如

何當此時孤子萬里歸有琴未成聲遽欲絃吾詩吾[illegible]
言詩子姑去抱琴聽子風中樹

題錢舜舉畫

鳥雀鷹鸇皆羽族強之食乃弱之肉兩雀亦分弱與強
一遭搏噬一高翔畫師描貌勞意匠詩人見畫齊惆悵
人間萬事無不然雞蟲得失安足言

題李氏白石山房

名山秀出鄣江曲上有立石如立玉尚書履聲忽已遠
隱者新居在盤谷花開鳥鳴春晝永白雲重重養喬木
夫君亦復稱其家有書能藏且能讀露鈔雪纂久愈富

何曾鄭侯三萬軸山靈翕霍謹呵護夜半虹光發深屋
引泉天井助芳潤大勝呉儂飲山渌我欲從之不可到
細字長書俄滿幅毫分縷析極根柢大義森然見條目
鄙人媿莫知所對叩請安得留吏僕煩聞石洞閟遺音
龍門餘韻須君續飴風傾詠寄綢繆衰朽終期與挹賞馥

題張清夫心遠堂

吾聞古來賢達士不擇山林與朝市一百年塵甕兩醯雞
鵬鷃逍遙俱可爾夫君平生瀟灑意倘睨軒裳猶弊屣
翛然一舸鱸魚鄉歸來不待秋風起忘言兀兀坐終日
天地古今齊一指但見山高湖水深青螺蕩漾銀盃裏

柴桑之人去我久風味何妨略相似神交冥冥雲海長
目送歸鴻眇千里

題醉歌圖

翰林主人天上来布帆不爲鱸魚開江湖渺渺天一色
朝光暮色相徘徊昔賢心賞餘勝處秪有水竹無亭臺
碑材久已沒荊棘侵齒不復留莓苔後来視今猶視昔
今我不樂胡爲哉太官馬湩遠莫致鄰翁緑蟻浮新醅
欣然一飲便終夕鼻端氣息如雲雷是間别有一天地
不知何處爲蓬萊廻觀方內海一粟醯雞舞塵甕何喧豗
黄冠秘監太狂態騎鯨供奉非仙才揮毫政要真學士

以下元本卷二

丈歸桐廬

鋒車流水行相催瑤池曲宴多雨露歸歟酌彼黃金罍

七言律詩

送孫君文判官

笑語匆匆似夢中衣裳俄復判西風殘蟬落日那堪別
瘦馬長途喜未窮歲事已空南畝稼歸期應老故山桐
興來尚有平生棹載酒何時覓釣翁

感舊

華屋山丘不可期見峯依舊綠参差空懷下榻延徐孺
無復乘舟訪戴逵日暮更聞隣舍笛歲寒賴有角弓詩
舊遊寂寞成今古冷石秋花處處悲

化一作跨

鳳凰山

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色淒涼為言故國遊麋鹿
漫指空山號鳳凰春盡綠莎迷輦道雨多蒼蘚上宮墻
遙知汴水東流畔更有平蕪與夕陽

開元宮

誰使藏舟一夕移紅樓翠幕失全非曾聞帝子乘鸞去
疑有仙人化鶴歸煙逕月明瑤草歇石壇露冷碧桃稀
赤闌橋畔多時立閑看楊花作雪飛

早起

漠漠晴簷散薄雲獨搔短髮立清晨春風入樹無行迹

帳一作寧

曉月窺簾欲近人旋覺新吟隨夢寐不知清露濕衣巾
何人正踏長安陌想見看花拂面塵

寄陳君采

江淹文采碧雲消潘岳才華玉樹彫後爾千年開鍵鑰
森然作者見風標琪花夕日輝相並金匱名山路未遙
賸欲傾心數還往高期無使竟蕭條

次韻答吳正傳

諸老彫零半九原後來英發見蒼然高標能復居人下
緩步猶須出我前天馬為誰生月窟仙禽有日到芝田
論心待取同傾蓋可使空回雪夜船

寄葉審言

千里相思黃葉初喜傳消息慰離居姓名漫入山公啓
懷袖元無賈誼書已分畊芸供賦歛胡令汲引到樵漁
臨岐躑躅頻回首風雨蕭蕭鴈正踈

獨立

數盡飛花一愴然壯心追遞夕雲邊十年人事空流水
三月風光已杜鵑過眼青春寧復得汚人黃土絶堪憐
故園尚有平生約可使蒼苔到石田

即事

南陌東阡草色齊惰惰門巷客來稀受風燕子輕相逐

著雨楊花濕更飛綠樹無言春又盡紅塵如霧手頻揮
浮生莽莽吾何計獨立看雲竟落暉

予與劉君師魯爲文字交十有四年而固未嘗相
識也茲過武林偶遂良覿有喜而賦

邂逅神交十載餘青楓落月幾愁予何言此日同傾蓋
勝讀平生未見書天上玉堂容可到山中金匱得長虛
故多餘事宜商略可待秋風怨索居

九日

獨立憑高發興新霜清露白復佳辰綠樽照眼不解辭
黃花滿頭應笑人檮邉老僧幽期失敝壽故人新句頻

鵝一作鴻

秋天此日倂回首鵝鴈寄書愁未因

次韻山南先生遣興 二首

稍覺春風入剪裁更無䰟夢到塵埃苔枝自送黃昏影寶篆頻銷白晝灰世態漸應隨日別老懷可復向人開擁爐坐聽蕭蕭雪載酒携琴也莫來

蒲團兀坐久忘機何暇重尋是與非老鴈長雲天渺渺晩花寒蝶思依依起看丹竈春無恙欲試青鞋雪未晞鵬鷃逍遥端可耳玉堂何必媿柴扉

寄仇仁父先生

一官十載尚沉淪門巷蕭蕭白屋貧自有陶公爲社友

逢一作从

已一作四

從呼杜老作詩人皃曹故復輕前輩雋步誰當出後塵

招隱詩成無處寄莫雲凝碧坐愁神

寄朱十八丈判官

金牓淒凉巳十年風流文采故依然香山老去誰同社栗里歸來尚有田懐古坐看西日落得春寧問北枝偏清泉白石多深趣千載心期入近篇

寄朱仲山

異縣關心朔鴈飛酒燈棋雨計頻違寄書見全覺嵇康懶入夢多疑李白非黄葉閉門方寂寂碧雲回首故依依相逢賴有梅花約試蹋東風走翠微

宜作方

寄友人

繫舟一别雲水鄉暮川歲晚空蒼蒼漳濱卧病它年憶
渭北題詩春日長[illegible]書佯花已爛熳楊柳飛絮苦顛狂
聞道茯苓已堪斸遅予青鞋經澗岡

夏日漫書

枕上初殘栢子香鳥聲簾外已斜陽碧山過雨晴逾好
緑樹無風晩自涼芳歲背人成荏苒好詩和夢落蒼茫
求羊何不來三徑門掩殘書滿石床

逢葉伯幾

水煙沙雨送歸航楓葉蘆花已十霜瑤曲天風春夢遠

墨池秋草故遊荒碧峰又是新迴鴈白石依然舊化羊
一笑相逢却成別暮雲千里思茫茫

宿賈氏山房

暝色蒼茫赴遠岑獨追燈火下荒潯寒沙細水通幽徑
脩竹高柟走翠陰草草悲歡中夜語悠悠醒醉百年心
石霜煙月寒無寐坐聽疎鐘出二林

送友人之京

偶緣送遠接清遊煙雨東城晚樹幽離別自應多感慨
笑談未害各風流百年芳草頻頻合萬事孤雲故故浮
大華黃河入回首春風愁絶李膺舟

一作石烟霜月

一作名

答友人

步入掌峯前一盃酒別離歲晩遥相望野梅如雪遥入眼
曉鴈連天寒叫霜閉門窮巷燈火冷回首蒼山雲樹長
幾時抱被却同宿悵望兩詩筒遞送將

憶友人

無復高談慰索居壯心空落竟何如人間漫有金臺費
身後誰傳玉枕書半畝荒臺埋野地一聲白雪斷絃初
芙蓉峯下聞大留淚滴春天草木疎

哭李無逸

青春未受二毛侵談笑俄聞變古今千日却醒徒有望

遂作竟

九原其作遂何心平生欠荷劉伶鍤此夜誰彈子敬琴

水樂寺西煙草碧舊遊回首重沾襟

過烏傷墓

丹青像設始何年翁仲遺墟自古傳時有北人來下馬

一作畫卧

不知秦樹幾啼鵑牧童解指看碑路野衲分畊祭墓田

回首長安西日外茂陵松柏正蒼煙

雜興 三首

昔從六客堂前客老貫何山渡口船杉松夾道得古寺

風雨漫山連杜鵑憶別老僧如昨日待分幽事及他年

可作自

春江正綠不能去勝踐蕭條秪可憐

絃回撥作送春詩出戸春風去不知葉底孤花猶入眼
竹根稺笥欲過眉久抛書卷都如夢閑看香煙偶似癡
寄語平生張仲蔚一歡相屬竟何期
劉生去滌相如器朱子新裁賈誼書百代風流今視昔
十年懐抱我憐渠故應曾對談諧樂也復能容禮法疎
風雨瀟瀟守環堵秪今可望故人車

山中夜歸

漫山松葉行逕迷獨穿犖确幽歩遅驚風低草山虎過
寒月掛樹天星垂泉鳴荒冢夜牢落露洗青林光陸離
茅簷抱膝者誰子歌闋飯牛聲正悲

作烏帽

旅夜

歷歷飛螢度眼明獨搘高枕數殘更薄遊已倦新彈鋏
舊業猶餘未棄縏一雨送晴初月色百蟲尋夜故秋聲
情知三十非年少已覺人間有後生

三月三日西湖舟中

黃塵奔走媿平生對客猶稱舊姓名此事正堪三太息
秪今忍負四難并放舟乍落空濛境送酒元無窈窕聲
金谷蘭亭嗟已矣不妨時暫濯吾纓

金陵天津橋

五雲零落渺天涯陳迹蒼茫日自斜畫角已吹邊塞曲

紅藍新長內園花可憐遺老埋黃壤曾倚春風望翠華
好在北山猿與鶴依然同住舊煙霞

送人歸豫章

已覺棲遲懶曳裾可能為我強躊躇一帆秋色紅塵外
千里江關白鴈初建業水清誰共飲潯陽潮斷定無書
黃金未盡朱顏在莫種桃花學隱居

哭陳茂卿

多病文園鬢未霜可人風味故難忘豈期夜壑舟無定
竟使春天草不芳賣藥幾時來海上遺文須我訪襄陽
誰憐後死仍漂泊雲白山青自故鄉

宣城客中偶書

眼看春宵擁勝流漂零回首媿沙鷗黃塵烏帽知誰爲白飯青芻復此留未必嵇康能作吏何妨李廣不封侯敬亭雲鳥知無恙欸段惟須逐倦遊

梳頭得白髮

偶逐飛雲別彌岡觧纓聊爾濯滄浪襟懷久已無山水容鬢誰令有雪霜未必丹砂真却老何如白首更爲郎前脩未遠斯文在努力無愁岐路長

送韶父先生遊京口

不到南徐三十春好將夢寐弔遺民誰知往事如流水

一作鬍

祗想重來是後身棹響官河風色暮雲離野服鬢毛新
舊遊偶失扶桑路煩向滄江一問津

山南先生挽詩

仰驚喬嶽失嶙峋千載風流可復聞鼎有丹砂輕縣令
囊無薏苡詫將軍芋袍歲月孤青簡石室文章閟白雲
淚盡侯芭悲獨立短衣高馬祗紛紛

喜方郜父先生至兼懷山南先生

夢覺秋宵失薜蘿尚煩青簡慰蹉跎山中舊別期猶在
歲晚相逢感易多華表神仙成寂寞靈光風雨見嵳峩
百年珎重斯文寄跰足脩程可柰何

韶父先生有詩復次韻以和

兩翁故復可憐人傾盖長安四十春華屋山丘如隔日
夜床風雨得彌旬書籤欒褁仍在櫥刺藤梢一一新
漫寫餘哀寄冥漠大荒誰見下麒麟

寄張如心

謬羡侏儒飽一囊舊遊搔首獨淒凉連天斷鴈初沈日
匝地寒花欲有霜閑道為郎須白髮未殊高枕待黃粱
紅顔好在張公子坐聽松風春晝長

送王傅朋静江教授二首

丞相威名震百蠻蕭條興代得吾賢宦遊忽過三湘去

家學應令四海傳北望犬牙連上國夜占鶉尾直中天
炎風朔雪皆王土未覺青春雨露偏
碧落蓮峰下駐飛驂風土遥知又自諳會有新書裨禹貢
坐聞舊俗化周南深篁晝日迷山鬼毒草無時起瘴嵐
珎重斯文強飧飯漫誇丹荔與黃柑

送揚州傳學正

全淮控制列城遥尚想青春虎豹驕一日江山走珠玉
萬家燈火沸笙簫書逢才俊登文署好頌升平答聖朝
芍藥瓊花兒女事可緣風月逗華鑣

余山

春雲牢落鴈無聲沙岸參差石有稜雙屐漫窮芳草逕
一龕長愧白頭僧晴濤閃閃翻孤日山木昏昏卷翠藤
後夜清風蒲遥念夢遊空掯上方燈

龍潭山

二月清江照眼明避風舟艤蒲廻汀斷雲挾雨時時黒
密葉藏花樹樹青習隱未成陶令賦行歌聊共屈原醒
碧潭光景無消息坐看魚兒點翠萍

遣興

青雲如夢慨平生白髮驚春忽數莖漸覺交遊隨日別
強知顏色逐人行百年松檟誰能去五畝煙霞故可耕

知一作低

妄念掃除渾欲盡少游何得尚相輕

次韻方子踐觀潮

潮生潮落有時休朝暮吳兒幾白頭被髮祗誇迎駭浪側身寧辭障奔流江吹碧尾人聲曉雲閃朱旗海氣秋後夜月明天在水有誰能此試登樓

次韻子踐秋社歸巖南

久悟清都是夢中未嫌短褐任飛蓬時情冉冉心如醉世議紛紛耳欲聾會種枌榆依漢社共談禾稼續豳風蹉跎偶負平生約已復人間歲一終

杭州寄里中一二同志

同僧上人渴夫尋師子龍翔上方仍得鄰公適至輒成小詩同紀盛集

嘗信三老盡文雄政名示冠不當同淡笑流傳成相多直為想係見高風舟岸古与霞標峻碧海雖能鐵網寧評託下珠虛自流氣稍無力思何方

故山有路去無從燈火關心夢不通浪走紅塵眞自笑舊遊白社竟誰同胷中好貯千巖秀眼底徐觀萬馬空風雨未休鴻鴈斷此懷渺渺故難窮

客樓雨中

江城飄泊動經年晝日高樓閱過船睡起小窗初聽雨岸旁垂柳已生煙坐拋歲月今如此每望雲山欲泫然尚喜游從得諸彥時將樂事寄新篇

次韻答蔣春卿

不謂紅塵拂面時軒然談笑一舒眉晴風石鼎浮花乳夜雨春盤冷碧絲握手遽成三宿戀論心那覺十年遲

酒船漁網歸無計未必山前白鷺知

送楊山長歸錢唐

百里鄉心海鴈飛三年官况野鷗知兒童早已占歸信弟子應能頌去思茅屋荒田春草草杏花深巷雨絲絲人生適意須行樂駟馬高車恐未遲

章德懋同登車蓋山

城南日日望蘇灣碧樹童童蓋一山何意茲辰成邂逅與君携手共躋攀鉤衣亂石通高步着面和風啓醉顏尚愛銘碑多楷則俗書且勿鬬妖嫺

重遊毗山

如作誰

摧

十載重來思悵然勝遊邂逅一開顏高林有色煙雲淨
曲逕無香草樹閑漫遣金樽催白日絶憐紅粉浣青山
南朝舊迹今誰記腸斷風流不可攀

湖州遇葉士心因寄郭梓鄉架閣

謝公城下蹋春暉最憶東園夜不歸落月清樽波瀲瀲
高花銀燭霧霏霏未愁強醉羅衣濕政恐重来燕麥稀
大地風濤竟如料九霄一鶚看横飛

大卿牟公挽詩二首

雲光一夕失崔嵬多士相逢淚雨催夾道共看丹旐去
遺民猶憶繡衣來蕭蕭悲吹蘋花冷渺渺鄉山杜宇哀

哭盖貞元舊朝士臨岐無語重徘徊
後生無復望儀刑青史徒傾列姓名窮有遺文成鉅冢
死無新爵上銘旌瓜田方任蓬蒿沒玉樹偏依雨露生
舊物滿床知未墜翰林風月向來清

次韻牟主簿南湖客中

遙望仙桃度碧湖翩然高興不枝梧也知白髮行相待
無奈青山不受呼過眼光風殊獵獵霑衣多露已瀼瀼
相逢幸及南枝好一笑聊須引百壺

次韻姚子敬教授鈞菴別業

故園煙樹渺江關長愧求閑未得閑客路偶愁黃葉下

高人正在白雲間卜隣儻遂容依止載酒終朝共往還
未害看山仍拄笏一竿付我釣滄灣

吹韻別程晉輔教授

落拓江湖久不歸相逢還及試春衣忽聞煙際蘭橈動
誰共花前玉斝飛青眼故多知已在黑頭未覺壯心違
赤霄孔翠吾何望喔喔隣雞亦自肥

花信

已覺尋芳去較遲千林紅紫想紛披幾經夜雨能無恙
試問春風竟不知斜日滸鋒應有夢野亭立馬已多時
殷勤却是江南客曾擘氷霜寄一枝

草意

澹煙斜照舊離離吐漫芳心欲向誰可是忘憂能自得

若教指佞定無私東風江上何人識南國春来有夢知

留取青青承雨露未應紅紫浪相疑

闕下口號

適駿先猷在作人忝陪多士奉明綸端闈乍啓清光近

臚句高傳茂典新奎壁照臨回景運風雷鼓舞契昌辰

不才何以酬天造徒詠菁莪樂至仁

賜第後歸謁郡府承為置宴口號

拜賜綸音雨露香又驚盛典出黄堂鳴騶合遝迂千騎

坐席雍容累百觴他日同鄉脩故事不才終古被餘光
承宣得意逢明牧諸彥能無共激揚

郡廳宴集之明日鄉先生復爲置酒重述口號

去年此日宴瓊林雨露光華映古今稱慶謬承賓禮重
徽榮彌覺主恩深少須天詔從容至坐看宮花取次簪
千載斯文寄來哲可應外物累衿心

北山歸路呈古心師兼簡方外諸友

尋幽偶向靈源宿却過雲關望翠微衿日映空千樹立
鸞風遶磵百泉飛舊題歲月人頻異作別烟霞路易非
幸有潘郎遺事在何時一鉢去如歸

喜趙繼道至有懷陳君釆

匆匆聚散定何常耿耿心期故未忘草木關情人事異雲霄廻首路岐長交游歷落銀河隔製作紛綸瑞錦張爲語何時共傾倒秋床風露已生凉

寄曹子訥千壽道二同年

憶同鵠立遶天關清漏無聲虎豹閑黃榜未聞齊望拜紫衣高唱遽分班尸饔恩出尋常表更羨身居李孟間海國鄰疆幸無遠可容接武向蓬山

寄別宋推官

目斷仙帆去莫從翩然心逐北飛鴻未忘綠暮追遊盛

況忝黃堂禮數崇南園幾人歌召伯漢廷有日相于公
悠悠聚散何堪計趨走終期出下風

送姜學錄

短褐蕭條兩鬢蒼逢人猶解說春坊雲霄有路新推轂
風月傳家舊佩囊此去官曹雖冷落不妨門戶暫輝光
況聞春友多華胄休暇過從樂未央

送鹽官傳都目

春風匹馬去翩翩老佐名州鬢未斑遙數驛程知到日
坐令官府靜如山河堧燈火機聲裏墟落鹽烟海氣間
歷歷舊遊如夢寐可容乘興一追攀

送貢教授致仕歸里

宦情鄉思兩依依獨裏寒氊去若飛歲晏忽為千里別林間驚見一人歸官河遠樹迎仙棹夕日暄風颺綵衣漫使臨歧生悵望可容泉石借餘輝

陳山晚泊

一柱孤撐杳靄間人言此是客星山流風百世今誰嗣應詔諸生故未還荒冢草深迷石路高齋月满閟松關窮年漫迹滄江上及此維舟獨厚顏

送三高祠陸主奉

垂虹古祠煙樹新昔賢高致久無聞畫圖想像空陳迹

譜諜流傳喜到君春水白鷗分座席寒泉秋菊薦爐熏
臨歧何限滄洲意目斷風帆天際雲

送陳推官之信州

三朝兩世掌絲綸異代仍瞻玉樹新嘗喜傳家餘宦譜
又聞議獄用儒臣中年離別情何限南渡風流迹未陳
遥想郡齋多暇日肯憐州縣正勞人

送胡古愚兼簡道傳博士

坐擁皐比十載餘忽聞飛鶚上公車此行未可輕投筆
隨處猶須小曳裾燈火尚慙餘事在雲霄轉覺故人踈
爲言留滯今頭白無用諸公薦子虛

送淮海書院丘山長

遥望官河駐綵橈春深絳帳不蕭條已驚雨露恩光厚還喜山川物色饒盡日樓臺人載酒隔江燈火夜吹簫定知館下多才彥政樂風雩對一瓢

留別錢翼之

矯首清標二十霜白頭傾盖鄭公鄉忘形肯厭追遊數借潤頻飛翰墨香世態浮雲看不定別情流水去方長杏花時節霏霏雨誰共春風舉一觴

諸曁休日偶書

一室蕭然似冷官更無車馬駐江干天清不斷絲絲雨

春淺猶生陣陣寒公事痴兒何日了雲山圖畫要人看
輕風正满微黄柳誰與相從試凭欄

湖心寺夜坐

蕭蕭凉月滿池臺水檻風櫺四面開一炷殘燈何熠煜
半簷衰柳故崔嵬謀持微祿知無補未謝餘緣得重来
壓土馬蹄何日事可容良夜廢銜杯

次韻答徐文蔚

一别溪頭十五春歸来烏帽尚黄塵故應用意崎嶇外
未忘忘情寂寞濱圖畫雲臺非我事掛冠神武獨何人
也知州縣徒勞耳相見空慙白髮新

忍作忽

送顧仁甫上計京師

憶昔曾隨計吏行浮湛川縣竟何成涼風嫋嫋仙舟去
夕日依依魏闕情金匱故藏多鉅典石渠高論盡鴻生
棲身朱墨非君事早晚公車上姓名

送沙彥文架閣分題得西山

憶昔寒江破浪歸西山迴首落烟霏忽逢朝士登舟去
如望仙人拔宅飛游戲何妨依綠水追趍早已到黃扉
公餘若過滕王閣為捲朱簾挹翠微

題金明宴遊圖

危樓縹緲碧波中曲檻方櫺面面通雲氣傍花如欲雨

柳絲垂地不驚風千年華表人非是九奏鈞天樂未終
更有殘山并剩水煩君迴首六橋東

上巖寺訪一公

曉色微茫尚帶星脩蹊犖确斷人行獨支瘦竹身猶健
高入重雲地忽平落月正當山缺處細泉頻作雨来聲
上方燈火青林曲隱隱疎鐘一再鳴

寄題高遠樓

聞道危樓架沆寥樓前物色不蕭條窓臨謝傅祠邉樹
門對曹娥渡口潮觧使詩人争應接也知老子極風標
倦游已忘山陰路勝踐仍須折簡招

題東柯谷圖

長松客竹翠交加洞府新開碧海涯石上仙人留足跡
春深磵水出桃花流傳圖畫來千里生長兒孫只一家
目斷飛鴻那可到舊遊空指赤城霞

聞趙繼清調安陸縣尹

慈恩塔上墨猶鮮一別重來十七年相見都門驚判袂
又聞澤國去鳴絃素衣久出風塵外青瑣行依雨露邊
跂馬望君先數日縣花雖好莫留連

送畢縣尹

歸途環佩曉珊珊白月青天映羽翰疑是省親辭太學

以下元本卷五

鶯聞出宰用郎官花迎墨綬春光暮風引仙舟海色寒
想見捧觴仍綵戲鄉人争作錦衣看

題雪竇妙高臺

偶為清遊宿梵宮凌晨試上最高峯水翻雪色寒猶落
雲捲丹光遠更重舊有一僧能跨虎近聞三洞盡藏龍
下方車馬應難到烟際唯聽日暮鐘

題觀海圖

昔年觧纜岑江上初日團團水底紅鼉吼忽揺千尺浪
鷁飛仍挾半帆風遥看島嶼如星散秪謂神仙有路通
及此棲身萬人海舊遊却在畫圖中

次韻題劉氏石壁精舍

佳城杳杳隔千峰精舍寥寥一徑通夜靜寒泉猶映月秋深老樹不驚風舊題尚喜苔碑在高卧無令蕙帳空我已倦游今白髮有山如此頭長終

送龔仲輿巡檢

重著儒冠望帝鄉翩然一舸犯晨霜秋來鬢髮依前黑日射河流徹底黄此去乘槎須有路可容執戟更為郎綵綸閣下多知己握手應分滿袖香

和外舅主簿公自為挽詩

五十年前馬上飛青春如水去難追一從玉樹歌殘後

數到黃粱夢覺時李賀元無樓可記劉伶漫有鍤相隨
少須海上蟠桃熟歸選仙班恐未遲

留別一公琳公

浪走紅塵鬢已絲此身端合老巖扉興來復舉山陰棹
別去仍留海上衣夜聽泉聲如雨落晴看天末有雲歸
浮萍飛絮何時定空使詩人賦式微

送趙繼清潮州推官

相國南遷有故居理官高選出新除承恩特與金魚袋
訪舊爭迎駟馬車春入園扉庭草墒天低驛路嶺梅踈
鳳池不隔同年面歸及梅花鴈影初

元本卷六

送傅汝礪之安南

南徼車書路不遙秋風使節下青霄頗聞僚佐登才彥
應有文章達教條日照樓舡江水活天低銅柱瘴雲消
歸時嶺上梅花發想見詩囊未寂寥

送式公歸高麗

一錫凌空海上飛星河蕩漾宿雲披頗驚遼鶴歸来晚
正值驪龍睡覺時百尺珊瑚無地種六花薝蔔任風吹
高秋蘭若烟波外此樂應須久自知

以下元本卷五

題寗節婦詩卷

春旗柳色映門閭華扁新題節婦居作傳小裁青竹簡

疏封近降紫泥書河壖松柏風烟外階戺芝蘭雨露初
三釜及親殊未晚花前何日奉安輿

送孔御史歸曲阜

清流共喜聚群賢新渥時聞下九天東觀紬書何日了
中丞遺笏要人傳過家莫久依林廟封事先須徹御筵
千載斯文寄来哲臨分握手重懸懸

送龍南歐陽縣尹

絲綸閣下半同袍獨上南船去莫操出宰不嫌官俸薄
過家未覺驛程遥長溪白石晴雷轉深洞黃茅毒霧消
想見行春有佳句坐令遠俗變風謡

元本無

元本無

以下元本卷六

送謝仲連小廉巡檢

而翁許史舊家聲遺子黃金不滿籯坐擁齋廬驚歲晏出乘邊障厲時清遊山定復多新句飲酒何妨得老兵媿我白頭官尚冷夜深仍對讀書檠

送烏編脩代祀海岳南鎮兼簡明善隱君

承明退直馬如龍將指祠庭禮數崇岳色非烟生近甸川靈藏器出幽宮周原共識皇華使禹穴誰陪大史公亦見安陽韓處士為言客鬢已秋蓬

贈黃資深

涼風蕭蕭吹敝裘三年小作周南留相逢傾盞盡青眼

肯抱遺經空白頭捧檄定知毛義喜著書非有虞卿愁
春秋决事待公等莫戀寒氊成久遊

題張武定公死事詩卷後

古稱馬革裹尸還祗有空言世共傳一死如公良偉甚
百年遺廟獨巍然要從身後觀餘烈試聽軍中奏凱還
文武衣冠方迭起後先奕葉更綿綿

題王君晃同年芳潤亭

花縣歸来晝寂寥終南山翠滿亭臯林深未覺蘭蓀變
天遠何妨雨露高此去溉根須食實誰分賸馥與殘膏
行看小試揮毫手香霧霏霏滴鳳毛

題丁文苑同年哀詞後

自別瓊林雨露邊江湖目斷繡衣前禹門尚想龍初化遼海驚聞鶴已仙烈日秋霜空耿耿重山宿草正芊芊不才後死知何用坐對諸郎獨泫然

送尉彥誠道州經歷

一別垂垂四十年朔風吹鬢兩蒼然寒氊久坐歸何日上幕初登望若仙莫使催科書下考盛談名理繼前賢春生馬首逢迴鴈併寫相思入近篇

送陳季和

高齋燈火正蕭條忽遡天風上泬寥共喜彈冠如貢禹

挂作卧○

豈期投笔學班超時清桴鼓元無用歲晚弓旌倘見招
雪後江南春水活重來莫厭驛程遥

送陳君歸江西

咫尺清光近玉除姓名何不達公車也知賈傅今無策
猶幸虞卿舊有書江上歸帆隨去鴈年來旅食厭騎驢
諸公正索山人價能勿相招學隱居

送張良卿學士之淮南

坐厭流塵拂面紅行携涼月下青空三千里外揚州鶴
四十年前御史驄先廟鐵衣猶挂壁兒郎玉帳巳生風
貞元朝士今無幾歸及花時一咲同

次韻蘇侍郎平村暮歸

中臺多暇獨儀曹退食歸来路不遥扶老未須蒼玉杖行春聊過赤闌橋揮毫風雨傾三峽聽履星辰接九霄媿我白頭方倚席敢將巴曲和仙韶

送尚子正理問

上相分臨控列州理官高選用儒流風生使節聲華舊地近台垣寵數優南土政平多暇日西山氣爽入新秋公餘着過滕王閣煩爲題詩在上頭

送蘇伯脩憲使

文參法從侍凝旒忽擁幨軺按列州太史山川皆熟路

淮南草木自生秋遥瞻龍節辭中禁尚想鼇峯接儁游
樗散鄭虔無所用幸搜巖壑副旁求

送王止善撿校

官無失政吏無私鉤校寧煩事細微遥想名曹多暇日
不妨高詠發清暉潮生江上仙舟迫春到湖邉驛使稀
送盡北来南去客石田茅屋幾時歸

送高唐李知州

来登延閣預時髦出守名州領教條已羨漢儒知吏事
要觀齊俗變風謡雙旌前路方迢遞八座家聲未寂寥
此去行須歸報政鳴珂幾日造昕朝

送傅汝礪廣州教授
耻學山人赴辟書勇随使者駕軺車横經久合居高座
上冢應須過舊廬黒夜文星南斗外青冥鵬路北風初
来期莫落梅花後待詔先生席正虚
送劉遂初脩撰
近聞退直自承明忽報楊鑣出鳳城未老已嫌金帶重
暫歸不着繡衣行故人尚作瀛州客歲晩無忘魏闕情
臨別贈言聊復尓誰能持酒勸公榮
送于指揮歸寧州
故山東望路何長遠奉靈輀返壽藏子告公朝存舊典

疏封泉壤發幽光摠戎行復開油幕儼直仍須赴玉堂
它日過家如上冢歲寒松柏正蒼蒼

書集張君挽章

歲晚巢居寄一枝上林無樹可相依不隨葉縣飛鳧去
竟作遼東化鶴歸架上牙籤書在否門前珠履客來稀
春江如箭船如馬忽見舟旗颺落驛

題莫氏山莊圖

旋移小隱傍南峰遠有咸平處士風山態近人猶偃蹇
湖光無雨亦空濛行春杖屨時時到臨水軒窻面面通
別作新亭供戲劇青帘揺曳杏花中

次韻伯雨臘月八日雪中同登来鶴亭

興来欲泛山陰雪不奈舟膠野水凝朝士白頭愁獨步
仙人赤脚傲層氷招来盡是雞群鶴趁附空慙驥尾蝇
夜久松龕同擁毳絶勝儤值有青綾

予與江陰何鼎叔鉉别三十六年乃相見於錢唐
感舊述情謾成四韻

月寒霜樹久相依春去風花各自飛遠信已随潮水斷
故交渾若曉星稀綈袍可戀知誰在青鏡頻看歎昨非
正欲從君共傾倒莫言興盡便須歸

至大庚戌正月二十一日予與儒公禪師謁松瀑

朱 元本無

真人王龍翔上方翰林鄧先生適至予爲賦詩四韻諸老皆屬和焉後三十一年是爲至元辛巳正月二十三日過伯雨尊師之貞居無外式公劉君衍卿不期而集輒追用前韻以紀一時之高會云

廬山舊事誰能繼三十年前此會同偶爾共來今日雨蕭然猶有古人風坐深適對花如霧興盡徐歸月在空仰止前脩那堪作聊追餘響託無窮

送内史府孫知事還京

春風味鄧雪初消野宿貔貅靜不驕綠水芙蓉分上幕青雲騕褭度輕軺龍庭會賈祭包茅貢豹尾宸居佩玉朝

下土微臣今老矣淹留敢望小山招

送史景福

十年相望各天涯上幕新開鬢未華日出公庭來鴈鶩
風生老筆動龍蛇蜀鄉路遠春多雨江國雲深樹有花
若見君家彭澤令為言且莫問桑麻

府判謝公挽章

換得朝衣不稱身勇辭新爵號遺民鍊成偃月爐中藥
閱遍銅駝陌上人魯國靈光俄委地謝家玉樹正傷春
忽聞舊唱貞元曲衰淚能無灑石麟

六月十三日上京翰林開院喜雨院長開府公俾

上作次

爲詩以志之

雨浥鼇峯長緑苔佳辰良會玉堂開凉生薰殿宸居近
恩予官壺詔使来盡醉不愁騎馬滑新詩可待片雲催
作霖正尓須公等行見文星入上台

安南遣使入朝用故事奉貢納謁于翰林其歸也
上介黎栝以贈言爲請賦詩四韻以遺之

上聖敷文格遠人外藩脩職用儒臣並馳使介踰丹徼
特設朝班覲紫宸炎海計程歸路永都亭燕餞寵光新
祇承德意勤宣布鼓舞鳶魚詠至仁

送徐志尹赴安鄉縣尹

白爲從史直鑾坡幾見鄉山爛斧柯能事正宜參筆削
拙才聊復試弦歌屈原故國蘭都長陶令公田秫最多
應笑衰翁苦留滞汗青無日欲如何

送陳元達代祠補怛洛迦山

天下名山小白花鯨波帖帖度仙槎函香祕宇祈靈貺
出節宸廷振使華殿榜舊誇韋誕筆錦衣重過買臣家
相門喬木殊無恙萬古清風碧海涯

次韻答胡古愚博士

麻衣草坐老仙翁曾及清時侈際逢行駿曉趍開豹尾
禁林秋宴出驪峯休官尚想英遊並愛客何嫌異味重

唬

以下元本卷二

兕乃東陽山水窟主張風月有詩宗

送李師魯蔣仲善赴春官

憶隨飛鷃上秋天夢斷慈恩四十年及此鬢毛俱禿盡
見君頭角共嶄然訏偕巳趣軺車動臚句行聽衛士傳
縈陌紅塵衣易化看花得意莫留連

七言絶句

寒食舟中

東風溪水碧漣漣溪上青蘿獨繫船正是落花寒食夜
水煙沙月又鳴鵑

哭御史王公十首

有人新自甬東来別後音書第一田欲問布帆無恙否
被髮胡爲竟渡河由来魍魅喜人過不須待聽山陽笛
豈知塵世隔蓬萊
一曲箜篌哀思多
早歲棲身擬鳳池桑田爲海已多時路人方爲乘驄止
流水生涯遥可悲
玉堂政要謫仙人何意先成采石墳人物渺然時事異
漫今平地有青雲
金昇原頭草未生兒郎俄已去騎鯨黃泉會有相逢處
轉見人間毋子情

棹頭東下苦匆匆徑挾群仙入貝宮眼底珊瑚高百尺
釣竿吹折一絲風

膠液中流事可歎海雲飛雨失青天陸郎地下驚相見
應訝来遲二十年

孤兒思父母憐兒忍見銘旌獨返時畢竟江魚與螻蟻
世間何物最堪悲

楚客猶疑刻劒痕秋風已到孟嘗門殘潮落月天涯夜
剪紙誰招萬里寃

天吳罔象正縱横誰認鼇山頂上行海氣昏昏風雨黑
夢中無路弔先生

作子良
知智仝
子作册

金陵客中送友人歸里

青陽河畔杜鵑啼歸路如弦定不迷應到故山叢桂裏
笑人騎馬學聽雞

有感二首

橘柚青黃照眼垂秋風籬落自紛披頗聞玉食登鑾果
不獨涪州有荔枝

漢室需材拔隱淪鼓刀屠狗正求伸可憐風雪南山下
未有宅年射虎人

葉審言張子長同遊北山知者寺既歸復與子長
至赤松由小桃源登煉丹山謁二皇君祠留宿寶

積翠賦絶句十首

天風吹我度崢嶸春著千巒滃滃青紫陌紅塵寧有此

十年空負北山靈

芙蓉峰下南朝寺水秀山明兩絶奇更向水窮山盡處

一菴高貯碧雲師

却問仙山去幾程白雲如簇近相迎直須不脫登山屐

行盡松聲與水聲

山中今是太平民尚與人間隔幾塵流水桃花三百曲

莫教重誤武陵人

偶看飛花逐水紅不知身過亂雲東回頭旋覺峰巒別

惟有青天面面同

雙鶴冲天歲月多至今香火歷差峩劉郎不是無兄弟
奈此丹雞白犬何

坐愛春泉響翠微玉花吹濕薜蘿衣何人為擘冰壺破
共看青天白練飛

削立城心雙白塔幾疑日月貫撑支一朝頓在闌干底
始悟從来見處卑

遥憶仙華鶴髮翁清泉白石滿前胷若為此日千峯頂
更試平生九節筇

一宿山中竟莫留可能長伴赤松遊殷勤好去張公子

圍亦看

休愛人間萬戶侯

避暑圖

一丘一壑古遺民十里清風不屬人閑對青山揮白羽

世間何物是紅塵

圍棋圖

有客圍棋洞口歸天荒地老已多時人言此客殊癡絕

畫裏看棋我更癡

陶學士驛舍圖

一笑相逢亦偶然浪將恩怨向人傳無端更被丹青污

狼籍春風數百年

次韻章兄雨中書褱

卧聽風水共喧喧起視青空白雨懸秪謂桑田可無恙
不知江勢欲吞天
茫茫平陸一尺水瑟瑟涼颸五月秋莫謂天公無皂白
誤將陰雨怨鵓鳩
故山囬首杜鵑啼客舍誰憐寄一枝賴有四門章博士
不緣風雨廢談詩
春盡餘寒去却囬江天五月未聞雷南風秪在浮雲外
彈折朱絃喚不来
草長故山懐獨往苔生今雨歎離居誰能共飲桃源酒

以下元本卷六

一醉千年不願餘

偈二首

乆謂聲聞難作佛令知龍女解成男分明信有旁人分
五十三身第一叅

息心無想成無記有見還同有相存不盡普賢殊勝行
隨方願啓一城門

松江舟中偶書二首

山房偶為故人留又領飛雲過別州白浪千花帆一葉
茫茫天地此生浮

移舟夜泊華亭縣却聽吳歌思渺然最憶澱山湖北寺

白雲堆裏看青天

青山白雲圖

十年失脚走紅塵忘却山中有白雲忽見畫圖疑是夢
冷花涼葉思紛紛

桃竹畫眉圖

說盡春愁貌不成碧深紅遠若為情江南有客頭空白
腸斷東風百囀聲

追和景傳新店客舍壁間韻

我夢方酣子規醒絶絃可復要人聽梨花寒食東風惡
淚盡重山宿草青

濼陽邢君隱於藥市製芳藥芽代茗飲號曰瓊芽

先朝嘗以進御云

君家藥籠有新儲苦口時供茗飲須一味醍醐尤佐使

從今合喚酪為奴

芳苗簇簇遍山阿珠蕾金芽未足多千載茶經有遺恨

吳儂元不過灤河

春風比苑鬭時新萬里函封效貢珍羨爾託根天尺五

不勞飛騎走紅塵

次韻虞閣學上京道中

欲去仍為一日留玉堂中夜有詞頭歸鞍曉逐南飛鴈

尚作向

鳴作明

猶及西山半夜秋

題李早畫馬

平沙如雪草如烟想見春風士馬閑玉勒錦韉塵土化

畫圖流落尚人間

水墨圖

翛翛翠羽映鳴瑞誰遣乘風過我傍歲晏高堂空四壁

一簾烟雨夢瀟湘

石節婦詩

伯也南征去不歸舅姑長慟小兒悲元戎奏徹鐃歌曲

來聽完州節婦詩

宣和畫木石

石邊古木尚青枝地老天荒石不知故國小臣誰在者
蒼梧落照不成悲

題高公畫竹木

木葉蕭蕭半欲空竹竿裊裊不成叢絶憐意匠經營處
都在風烟慘澹中

山水圖

老樹無陰石有稜亂山高下白雲層夢中猶識江南路
惟恨舟人喚不譍

海月圖

憶曾夜叩潮音洞海闊天高月正中坐對畫圖如夢縈
六街塵土晝濛濛

送許參政歸武昌别業

九衢蕩蕩綠槐風旌旆搖搖馬首東惆悵鳳凰池上客
青天萬里一冥鴻
待漏東華霜滿靴掛冠神武意如何也知久歷中書考
若比汾陽恐未多
氈筆書題墨尚新杏花零落故園春一從今日公歸後
身到黃扉復幾人
曉日都門祖帳開路人嘖嘖歎賢哉東風無限新桃李

不敢煩公手自裁

片雲為雨出山時群物欣欣各自私收歛神功去無迹

尋常草木竟何知

往近韓家晝錦堂不將牙纛詫同鄉翻慊相國歸來日

腰下猶懸太守章

白袍鵠立漫紛紛遥聽車音共候門相見唯須飲醇酒

看山看水坐忘言

南游聊食武昌魚莫學騷人賦卜居天子若思真漢相

可云吾亦愛吾廬

五十人間富貴年山中道士早求仙石田茅屋歸無計

移絶燈前老鄭虔

龍門尚想舊同遊藥籠深慚晚見收新築沙堤却何日
欲歸且復為公留

　飲後示陳生

歲終博士不起遷便腹先生醉欲眠臣鼎若来猶自可
後堂無處著彭宣

　題金德原所藏元暉小景

牀頭書畫正縱横忽值令朝醉眼醒起向米家船上看
青山元是舊儀刑

　題洪崖出遊圖

元本無　元本無　元本無

璽仙飛化事難言驢背春風度市門不到人間今已久
多應醉卧古藤根

贈寫真

自是清時翰墨流水林下莫淹留漢皇正在麒麟閣
欲畫將軍傅陸侯

送傅梅溪遷任福州

往歲從君直禁林相於道義最情深公車承詔蓰行日
莫怪頻頻酒屢斟

題王南谷大夫自作墨梅詩送傅君時教授南歸

何遜揚州跡未陳染衣不是洛城塵豪端一綫陽和力

何有江南萬斛春

題宣和御畫

青城塵土晝濛濛百二山河一夕空收歛神功歸化筆
野花啼鳥尚春風

題陸山長柳洲

簇簇春山紫翠圍瀰瀰烟水白鷗飛東坡正作西湖長
一曲空慙賀監歸

題清鏡閣

投老歸來賀監船何時結屋鏡湖邊羨公高坐毗盧閣
萬水同波一月圓

撤

鳥作島

題趙仲容鶴巢

平原公子去翩翩獨遡剛風直上天家近孤山春樹好
歸期莫落後千年

次韻答濟公 三首

舊遊零落如星散坐對孤山似守株聽徹貞元供奉曲
羞將短鬢照西湖

病須藥餌親丹竈老厭書帷徹絳紗幸有文殊來見問
更無天女散天花

白頭朝士方徒步欲過六橋愁路賒目斷紅雲花鳥上
棲居縹緲梵王家

桃源圖

山容慘慘將為雨雲氣垂垂欲傍花莫問前村何處覔
垂蘿盤石即吾家

瑶池春宴圖

西飛青雀幾時還貝闕琳宮縹緲間筆底春風殊未老
蟠桃積核已如山

次韻題墨梅

一自甥家湖水東幾將時度玉花叢因君貌得橫斜影
閑却孤山月一蓬

題先照樓

初日團團出海東凌晨先照最高峯不知今日華嚴界樓閣新開第幾重

武王扇暍圖

一夫偶尒獲凊涼四海仁風孰奉揚有道曾孫不忘遠幸均此施遍羣方

題平章康里公春日杏園西即事詩後

鏘金戛玉音聲古扶石奔泉氣勢雄自斷雲車天路永小樓春雨杏花風

題明公畫蘭

吳僧戲筆點生綃嫋嫋幽花欲動揺夢斷楚江煙雨外

東陽縣西道中

柹葉成陰緑滿村桐花覆地草連雲百年舊冢無人記
猶指前朝御史墳

壬辰春三月遊左溪癸巳春三月遊天宮有感而
賦

頻年謁拜祖師庭祗有山光與水聲尚想玄珠客相付
免令我慢肆譏評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二

元本卷之三

重刊黄文獻公文集卷之三

門人宋　濂　全　輯
王　禕

後學虞守愚　全　校
張　僉

温陵張維樞子環重選
會稽王廷曾培菴補訂

賦

離居賦

慨予後古人而生兮恒潔志以好脩憑祖先之遺業兮援往烈之餘休自總角以授經兮歲行汩其已周獨貿貿吾何故兮庶遠悔而遣郵攬僞慦以我弼兮懿前志之爲謀非夫人察予之衷兮孰蹭蹬而見收胡閔勉抱兹獨兮曠周旋於窮陬廓私處而莫伍兮愴增思以懷

愁昔回路之相贈兮竭所獲以交投奉並轡以疾驅兮
入聖域而彌優彼獨何人兮予顧忍恥而蒙羞惟昔者
之擇從兮極遠討而旁搜衆雜遝其既多兮邈異趣之
交鉤紛詡詡以徵逐兮咸胥頓而勸憂曰予行之不可
兮矧將勗予以良猷居怏悒其誰訴兮弦予歌之幽幽
恫惚慌以頓懷兮耿孤倡而無酬哀下土之坌濁兮駭
奔飛其呀啉大龜視予以吉卜兮曷去之而遐遊廣輪
曼曼而靡極兮忽又惑其所由非識路爲之先道兮懼
九折之摧吾輈羌宂豫以狐疑兮悵臨岐而曳猶軫中
情之戀嫪兮思勃鬱而莫抽噫遺行之已累兮固吾以

爲贅疣痡瞶眩之是圖兮何厥疾之能瘳堅所秉猶未怠兮悼年歲之易邁諒予懷之旣竭兮雖坎壈其敢偷苟非非予之所存兮夫又何求結煩言而招要兮遂矢心以綢繆夫有特以爲善兮詎無成而淹留

太極賦

厥初馮翼以瞢闇兮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予中立兮配天地以爲人曩旣學而有志兮紛逞遑其求索曰道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覆繫皇羲之神聖兮感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文以宣朗揭

日月於中天兮啓群昏之罔象指道妙於難名兮曰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燥濕以類兮五行順施南乾北坤兮西坎東離萬物錯綜兮殊鉅細與妍蚩孰主張是兮玆一本之所爲歷兩都而江左兮胡亂說之紛霏豈淸言之弗羨兮去道遠而僞先哲之獨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爲圖兮開盲聾於千億謂斯道之匪宅兮在夫人而曰誠幾善惡循陰陽兮玆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穴墻垣爲戶牖析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不可使蒙兮至終不可使黜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話言於

猗昔聖門之多賢兮繽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兮僅有覩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無方𥈠敢索無聲於窅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諸生之貿貿兮方鉤深而摘隱探賜也之所未聞兮誇神竒而捷敏持空言如繫影兮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思誠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諼庶逐觀而有得兮明萬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贊

閑閑贊 并序

客有談玄教嗣師閑閑公於僕者曰夫閑無為也無事也公固方外士亦既登鈞天之庭而主列僊之籍烏乎閑僕聞而笑曰嘻蠛蠓不足以語扶搖之高蛭螾不足以語溟渤之廣安得執迂儒曲士之見以窺夫强名者哉請賛公之道以袪子之惑可乎客曰唯唯乃為之賛曰

謂之仕也而委廊廟於泥塗謂之隱也而等山林於遽廬衆方昭昭我且于于孰知夫大白若辱大方無隅出入道搖與道為俱放情八紘之表游心萬彙之初是固軒裳所不能繫丘壑所不能拘夫閑之又閑者非斯人

卷七

字元本

之徒也歟

孼蛇笏贊 五

於烈孔公碩大且方麟鳳在郊百怪斂藏爾蟲何知乃罔畏忌怵彼蚩蚩改聽易視維是手版猶古璧圭千鈞則重鼷鼠則微憤激於中有弗遑計寧使妖血痕籍沾漬屐也先覺俾民不迷九原莫作物是人非人之非兮鮹鱔之舞尚其鬬孫曰予禦侮

李御史畫像贊 十

瞳如點漆顏如渥丹法冠朝服望之儼然人見其有威之可畏容止之可觀而孰知其精神心術之妙非畫史

所得而傳耶

學軒贊

器必琢而後成道必學而後知玉之不琢不失其爲玉人之不學不失其爲人也幾希是以有志之士莫不務學而求師虛以爲受教之地明以察進善之幾蓋深造以道固貴於升堂而入室取其虛明則於軒爲宜居焉朝斯嚮晦宴息尚要其歸請爲學軒之贊亂以心齋之詩

程楚公小像贊并序

故楚國文憲程公以宏材碩學被遇

世祖歴事四朝爲時名臣延祐紀元之初滑舉進士至京師因拜公於安貞里第後三十有三年滑起自休致入直詞林則公捐館已久幸從公之孫世京獲睹公遺像撫時運之推遷慨前修之莫作贊以一辭非敢曰美盛德之形容聊志歲月云爾贊曰

褐衣角巾瀟灑出塵仰羨夫消搖於丘壑緬想其際會於風雲覬一言之寤意罄崇論而敷陳灼灼乎龜蓍之可覆洋洋乎魚水之相親激揚奮勵以紀綱乎憲度鋪張潤色以黼黻乎人文雖不以進退百官爲職未始一日忘吐握之勤凡楚材之晉用皆藥籠之儲珍咸懷誠

以下元本卷三

而秉忠共尊主而庇民奚必坐乎廟堂之上然後大展其經綸嗟儀刑之已遠儼丰彩之如新古稱達賢者有後是將在其來昆

董御史畫像贊

質厚而豐神完而充生乎相閥初無貴驕之色立乎朝著常存肅穆之容挺拔於翠竹碧梧之表琢游於[illegible]麗日之中挹其光儀者猶可想見夫喬木世臣黃閣風也

騷

訟魃 三

魃

皇亶正直兮冒下惟仁肇毓嘉種兮誕生烝人胡汝魖之暴亢兮盜威柄以自神禍凶是司兮俾闞厥伸窮千里以逞毒兮㒺此土爲匪民歲丁未而孕孽兮俶九尼之遘凶乘陽竊出兮霍霍隆隆斥棄輿馬兮謂肥蟦其猶龍絳帬形剸兮疾走如風揚氛壒於滄涂兮瞻我野其童童饑糧殫於草木兮犇兎磔之不可食旄倪僵尸兮強魃死力首丘而弗逞兮胡恖隸之可得狐狸飽而䠷踉兮腐胔縱橫藜藿出戶兮室無哭聲野蓁蓁其誰闞兮㷭火煜其宵行皇保下人兮曷椓喪而極斯樂人之死兮職魖所爲耗賊大和兮遏亡澤於旣施朋殃友

厲兮出入敖娭仰九關而往想兮予踆踆其屢止曰無往而勿復兮其悔禍之汝娭胡披狷而薦肆兮將窮菑乎今茲扇虐燄於熒熒兮導伯強使先之怒氣焞其如饋兮憯薄人之四肢梃刃欻至兮狠顧睽睽會遺民其幾何兮矧有秋以爲期若汝魖兮誠忮忍而險愎憑妖矜孽兮畔戾聖則謂吾莫汝燭兮何裸身頂目而辟易有赫臨汝兮顧微臣其何力命不可久數兮威不可久乘孰怙終而稔毒兮能自逭於天刑皇斯震怒兮叱咤雷霆斧鉞孔利兮百神效靈害戕屏絕兮邑嘉生於百齡磔棄妖脊兮沈溺清冷嗟魖弗悛兮後雖悔其何懲

答問

答客問 三

僕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僕方深居田里或訕其苞苴不修以爲迂濶乃倣昔賢述其問答之辭云

客問主人曰葢聞周於道者不貞於小諒通乎變者不偭於俗度所以超尋常而建榮名者也是故劉澤捐百金而王全燕不韋貪奇玩以相强秦由此言之豈非仁者固以財發身邪今吾子饕醇餅襲芳華畢弋文翰之林而藩道德以爲家有日矣生逢熙洽之朝名廁英俊之列曾不能拔金閨歷絳闕騰驤

翕赩揚眉鼓舌使聞之者膽寒炙之者手熱下是猶不得輸筋力效智能於斗食之末然且僶俛趦趄擇地而趨持下誂雖以蹝　躓乎泥塗子之爲術不旣疏乎於是主人瞠然而眡矉然而笑曰若客之言毋乃眩勢交之榮悴昧俗化之隆庳賭權權之利用而將乘之階戺也曩者王途墋濁獷狡接足悻悻婞婞壤壤矗矗川奔猋馳爪拏角觸富者蹈顯榮貧者嬰賤辱當是之時毀廉爽行懷膏潤以賈媚悅者蓋不可勝錄也一旦悤移勢奪權傾位軋金銷石毀星離雹滅信夫以膏沃火者膏盡則火微以利錮交者利盡則交絕爾其便翾捷疾

[illegible]人先作朝蹤要津夕儋覊旅會得喪之幾何而蒙詬
於終古是宜顏子殉志於簞瓢魯連匿睨於商賈長鶩
獨立蟬蛻滓溷而勿顧也今國家陶泰和灦淳源軼燧
農轢羲軒龐恩溓澤旁魄布濩圓顱方趾之民濯沐神
化者無不抱信讓揭貞素藉禮義之衽虜服中正之冠
履時則羣公庶尹濟濟鱗列騰聲發采作世玉雪譬若
以伯夷爲太傅曾參爲司徒公儀休爲御史孟公綽爲
尚書原思爲博士於陵仲子爲大夫鮑焦給事於黃門
黔婁待詔於公車邈哉此非常之際亘億齡之所無由
是遐陬裔壤鬼岸之士莫不舒翹振華纓冠縱履喁喁

于于以觀羔幣之所抵雖以眇膂邅迍朝佔夕呫亦且睢盱批捩羞沒齒而無閒也然而淹速有時顯默有定故甘生以童孺都上卿而太公白首乃爲萬乘師此理之固然而物之不可必齊者也今吾子處盛時而談叔季當羣居而言財利柰之何笑鳴玉曳履之舒徐而欲挾纖離騕褭以助其馳邪客乃憮然有間曰夫市井之言不足以陳於先生之前固也敢問君子之將售其志者亦潔名以爲高矜巳以自熹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百里用秦鬻身五羊鞅介嬖豎厥開富彊毛生重趙引錐脫囊孔舍魯而歷聘摯匿媵以要湯是皆韞

不世之閎略將圖伯而謀王誠懼夫厥志之弗究寧早巳而遑遑夫以鰥生黔淺毫補縷拾退若失九牛之一毛進若增太倉之一粒固宜量筐而容度綆而汲亦安敢肩聖喆而駢立哉乃若樹不貪以爲名宋司城之一也弗枉尋以合汙鄒孟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世之師表也且予聞之時盈時虛天理之常乃仁乃義人道之綱是以君子立不易方故曰勿行爾悔無患名下大勿信爾欺無患爾不隨客獨不覬夫蘭滋九畹珠媚重淵無脛以自致無舌以自宣至其流光晶吐郁烈則人亦莫得而棄捐也若夫卜生投閒於乏輿張季耤

以下元本卷廿

勢於雄貴相如發軔於武騎文公奮跡於洸黎是亦非窶人子之可幾獨其巳矣命而奚疑

策問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遽數也姑舉其一二言之可乎人材有短長而惟限於資格民力有高下而同困於征徭儒術非不尊而未能崇雅黜浮吏治非不嚴而未能發姦摘伏因循積久莫知所以爲變通之方識時務之俊傑詎可默默而已乎願攄所藴以俟爲政者擇而行焉毋徒爲甚高論也

國學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絃歌之化本於四科之文學後世專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者以經義決事者夫何古道湮墜士習日媮羣居則玩思空言而指簿書錢穀爲細務從政則苟遑吏議而視仁義禮樂爲虛文不幾於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歟二三子蒙被樂育以幼學爲壯行之地可無所熟講而素定歟孔門遠矣西漢之士有不可企而及者歟顧試陳之無以讓爲也

問欽惟天朝建國學爲育材之地二三子以公卿貴胄

而齒於諸生其相與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若夫五射六御干戈羽籥凡古所用以爲教者皆未嘗以接於心目豈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歟是宜成材就實有卓乎其特異者乃或不能無媿於古何歟先儒之論學蓋曰不可厭末而求本古人爲教之具亦有可用於今者否歟願推求其遺法將以復于上而與二三子講習焉毋徒以空言爲也

問國家之患盜自古而然矣方今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民間推埋搏掩之習猶有存者以爲養之未至窮而無賴歟敎之未盡愚而無識歟則農桑學校之政嘗舉

矣必為郡縣之治有未善苦吏急而致然歟則守令之選又未嘗不精也願推言夫不能使民不為盜者其失安在弭之之方宜何如毋諉曰此有司者之事非諸生所知也

問進賢退不肖古之道也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風紀者司其黜陟夫何州縣閒綴於吏議者往往而是登于版牘者曾不多見歟有虞氏所舉十有六人所去四人而已由是推之三載之所黜陟槩可知矣豈今不古若賢者寡而不肖者衆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可厚誣天下無君子歟願試陳之以袪所惑

焉

問君子小人如陰陽之相反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稽之前古雖治世未嘗無小人果可盡去乎夫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推陰陽之消長以爲處小人之法或剛決或貴於不惡而嚴何其不同乎方今明良相逢君子道長時之所以爲泰也欲保其泰有急於處小人者乎聖人所謂剛決與不惡而嚴者今宜何先二者以對

問養士將以致用也養之於未用之前者有教法焉用之既養之後者有選法焉爲法雖不同而首尾相資有

不可偏任者夫何今也拘於法守莫能相通漢之徒三千不盡登於銓曹唐之吏八百不皆出於學館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今爲甚密教法視古則已疏法制之疏密既殊事任之重輕不得不異此勢之所必至歟是果出於立法之初意否歟品調消息之使無彼此輕重之偏亦有道歟此區區之所欲聞也

問古之爲國者必務訓農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朝廷重臣既專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兼任勸農之職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人多游心談者率以爲田不井則背本而趍末者衆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

易卒復若何而能使守本業者有以盡其力逐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古之為治者必正習俗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所尚不同故其為俗亦異董生謂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漢人所習尚者果周之文否歟方今之俗以為文耶則士多因陋而就寡以為質耶則民多澆淳而散樸以為忠耶則為吏者又往往舞智以御人所尚果安在歟欲救其弊宜何先歟諸君子他日優備官使出而任承流宣化之責於當代所宜損益者可無夙講歟試言其略

問除盜捄荒非無良法然莫思患而豫防之乃今聖仁

在上咸行惠乎蟻聚之衆固已肅清菜色之民殆將甦息及是時也儆戒無虞蓄積備具有不可不素講者二三子儻有志焉於從政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之采

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答言必以實聽其言而其志之所趨學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類以空言相高端木氏之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漆雕氏之所未能信者若已可信雷同勦說併爲一談雖有知言之君子亦莫能察其所志之遠近所學之淺深也惟自知之明者其爲言也實二三子宜審於自知矣幸因答問少

摅其素蘊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為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患吏之貪而不知所以去其貪談者謂禄秩厚則廉者有所勸禁令嚴則貪者有所懲是固然矣今之禄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為之多禁令非不嚴而貪吏不為之少其理安在乎

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於古顔淵問為邦而孔子告以四代之禮樂滕文公問為國而孟子告以三代之井田學校何所取之不同歟由施設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而後禮樂可興也其法果可偏廢歟孔孟所言布在方冊顔淵無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

有其志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未盡也今亦有當講者歟尚畢其說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貧此理勢之必然而無可疑者今天下之民以爲貧耶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者亦或有之以爲富耶裋褐不完含菽飲水而不免於飢寒者蓋已多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贍於富家固不能無朘削之患欲使均無貧而皆有以待公上之須又慮夫兼幷之弊終未易除然則爲國計者如之何其可也

問蓋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之君子

知學道者誠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初不多見也伊欲以斯道覺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則爲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言之以觀二三子之自任者何如

問爲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舉而措之斯易耳蓋昔之言治者曰明黜陟也抑僥倖也精貢舉也擇官長也均公田也厚農桑也修武備也減徭役也覃恩信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孰於今爲急而在所當先孰於今爲緩而在所當後二三子習爲明體達用之學必嘗究心乎此矣請條陳之

問昔安定先生之教學者有經義齋有治事齋治事者人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夫窮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爲空言矣作事而不師于古訓則其爲事亦苟焉而已矣是果可岐而二之歟然以其成效觀之則又如彼何歟諸君子朝斯夕斯所談者無非經義也所治果何事歟幸試以素所講習者言之毋讓

問錢出於古而交會創於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爲之本蓋合券所以取錢非以彼易此使之捨實錢而守虛券也方今鈔法獨行而錢遂積於無用之地立法

之杪固有因有葦及其旣久亦宜有變通之道焉請試
言之以待執事者之財擇
問禹湯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
異建何歟至若夫子又有行夏從周之說其去取之旨
可得而聞歟記禮者有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由
是言之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
殷已尚文歟三代而下以迄于今所用固夏時也今之
爲文果皆周之文否歟時務孰莫有大於此者不可以
不講也幸究其說
國學漢人策問 八

問選舉之法其來尚矣說者率以爲古之取士以實不以文後世反是故其人才不古若也稽之經史則有虞氏之敷納以言近於文成周之賓興以六德六行近於實謂有虞氏之法不及成周可乎若漢之以孝廉察於有司者即古之所謂德行唐之以直言極諫對於天子之廷者即古所謂言也然以唐人詞章之習較之西漢之儒術東漢之名節固自不侔夫豈文勝其實誠如談者所云雖有虞氏之遺法亦不能無弊乎此皆有司所甚惑也幸相與推言其故

問漢儒言災異者焦延壽京房以易夏侯勝劉向歆父

子以洪範五行故延壽作易林而向作洪範五行傳論至班固始述歆言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盖二者莫可偏廢也曷爲而古書獨五行有志乎近世學士大夫皆以易言吉凶而不復以洪範言休咎豈非欲矯其偏乎漢儒之學合拘泥誠若未足盡信固所序次禍福徵應之實果可廢乎然考之周官則太卜所掌三易之外無所謂洪範五行者豈古之陰陽占驗一以易爲斷而洪範不預乎箕子之言安所用漢儒之言何所本乎易洪範並列于六藝五行灾異之學豈但小道可觀而已今亦有能通其說者乎請聞其略

問爲學必求師而取友師之尊未若友之親也樊遲問仁與知夫子既告之矣退復質諸子夏始喻夫子告之之意當時學者既問於師又辨諸友其務實如此非後進所宜取法歟二三子群居終日求於師者爲甚詳而取於友者則已略是固知師之可尊矣亦知友之當親歟在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釋之者曰兌爲說朋友講習說之大者也知講習之爲說則知友之當親矣其相滋相益豈淺淺歟願以古者須友而成之義相與茂明之毋苟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問成周鄉飲酒之禮歷漢唐猶存漢唐行於郡邑而西

晉行於辟雍令顧以非著令所及莫之敢舉惟偏州下邑守令之有志於古者乃或講行之固未必能盡合於舊典也蓋古之鄉飲酒或以蜡祭或以習射或飲國中之賢者唐惟三歲賓興略用其儀今又廢矣升歌笙入間歌各三終皆以小雅合樂三終則周南召南漢惟鹿鳴騶虞僅傳其聲今亦亡矣然則古禮之存者幾希伊欲蒐輯遺文以諭于朝而肄習于庠序之間諸君子倘有意焉幸相與商訂之

問漢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蕭望之非之而宣帝不聽常平法既行民果以爲便後世因之莫敢廢也夫以望之

論議有餘材任宰相豈迂闊於事情而不知變通者歟若壽昌者徒以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何以使法施於人如是之久歟近代常平義倉領以專使逺至我朝乃有義倉而無常平頃嘗有以復常平爲請者事下有司將行而輙止或者壽昌之遺法至是不能無弊而望之之言爲不謬歟徵古驗今以究其得失而折衷之有司之所願聞也

問班固志地理條其風俗最爲詳悉按禹貢周官職方氏辨九州山川土地所宜皆未始及乎風俗而十三國風之變獨見於詩説者謂盛治之世天下大同故無風

俗之可言國異政家殊俗而風聲氣習隨之故不得不論其風俗作史者兼而取之所以備著古今之本末云爾然以其時攷之禹有反道敗德之苗民周有怙侈滅義之殷士則於其同之中有未盡同也曹之失奢魏之失褊鄭衛之失淫而唐有堯之遺風則於其變之中有未盡變也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而蜀之文章冠天下韓延壽先之以敬讓黄霸繼之而潁川之教化大行則風有時而移俗有時而易似未可專以地分爲斷也夫語時務者莫大於移風易俗而於經史之指若有未喻幸有以袪所惑焉

問尚論昔之言治者必推賈誼董仲舒而劉向稱仲舒雖伊呂無以加誼雖伊管未能遠過則是誼仲舒皆伊尹之流也然而一則曰伊呂一則曰伊管豈仲舒所言純乎王道誼所言雜出於霸道歟向子歆不以向之稱仲舒者爲然而於誼無所貶誼果非仲舒所及歟至歆叙七畧誼仲舒又何以與伊尹太公管子並列於諸子歟若夫治安之策天人之對乃班固所謂切於當世之事而二三子所夙講以待問者也請據其言之無怍於古人可施於今日者條陳之

問職田之制其來尚矣而今也謂之養廉職田職田而

以養廉為名則是吏之廉否特視夫所養何如耳然以田之在官者有限有田則給焉無田則弗給也不幾於穀祿不平乎若夫人品之不齊又未易以槩論廉者固不待養而有養者未必皆能廉也豈非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乎伊欲使上之所養也均下之自養也厚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乎

問曹參避正堂舍蓋公而齊國安集周亞夫得劇孟若一敵國而知吳楚無能為班固於本傳備著之者以其有關於治亂成敗云爾至為司馬遷傳贊乃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其旨安在乎固又謂遷

家者流清虛以自持卑弱以自守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布衣游俠之倫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純異之姿其稱之如此豈猶有取於遷之遺意乎方今治教休明風俗醇美爲士者既不屑道虛無之言爲民者又莫敢以豪傑自任諸君子亦嘗覽古今習尚之變而考前史論議之同異得失乎願聞其說

問古者士有常業官有常守故其爲事專而成效易見也夫何後世之用人惟以歲月序遷而不復審其能否至於官數易其守而士數易其業以儒名家者不得專意於稽古禮文以吏爲師者不得專力於簿書期會自

非以數術方技執藝事爲世守鮮有久於其職業者授以不素習之事而欵委任責成焉亦難矣豈當世之士皆有非常之材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抑爲士者徒知計官資之崇卑而不能如數術方技執藝事者之安其所守歟不然則古者任人之道不可行於後世歟必有其說

問談者謂秦尚申韓故其治刻薄而少恩晉尚莊列故其俗浮華而無實其說是也我國家尊尚儒術褒孔子之道以昭示乎四方搢紳先生言必以孔子詩書執禮而非敢爲申韓法家之言也教必以孔子之文行忠信

而非敢爲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之習

而非敢爲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之習爲之丕變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未盡去者何百家邪說入人之深而儒者之効顧若是緩歟夫豈爲士者溺於口耳之末而昧於當世之所尚歟不然則承流化宣者未能諭上旨歟願聞所以轉移而興起之者其道何由也

問昔之大儒蓋有以習文法吏事見稱於史氏者然則文法吏事亦君子之所宜知也安可忽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惟夫使之無訟而後可以省刑是誠難能也苟非有以得其

情鮮或不失有罪者豈易然乎律學之廢已久理官所掌固非諸生所得與聞乃若先王立法之意考諸載籍猶可見也二三子姑以所知者究其本末而極言之可乎

問自古有國者不能去刑必設官以主之虞之九官明刑者有士焉而折民惟刑者秩宗之官也周之六官掌刑者有司寇焉而以鄉八刑糾萬民者司徒之官也既有刑官而又以它官分任其職何歟豈其爲事固有不同歟今之刑曹即古之士與司寇也禮官無所謂折民之刑而教官無所謂糾民之刑職任可謂專而不分矣

夫職任專則事易治何古之人慮不及此歟二三子姑爲之解

問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無地而無學亦無時而不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則凡天子之命所未及者不得有學矣將輟而弗教歟千乘之國爲鄉術與二十五家之閭者有幾而建學立師悉聽命於天子爲法何若是之煩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諸侯之國學也豈當時國學須天子之命乃立鄉學之設不待稟命歟夫學校之政亦時務之大者也考經傳之遺文以祛所惑敢俟來對

問古之造士必以四術而莫尚於樂有虞胄子之教典樂專焉成周國子之教司樂總焉考其名官而所重可知也豈不以樂者學之所以成終歟漢唐去古日遠詩書禮之文雖僅存而樂之缺有間矣然猶有以樂立於學官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爲樂果皆出於古歟我朝洊襲近制雅樂之設于成均者惟釋奠乃有合樂而未始用以爲教也其爲樂果不適於今歟孔子適齊以童子視端行直而知韶樂之作樂之善人心其效如此而可希闊弗講歟伊欲知帝王盛時俾爲士者無不成於樂亦有其道歟二三子游于庠序之間蹈德詠仁不爲

文願且陳古樂之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有司得以詳擇焉

問若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其取之也詳故其為材也備漢之四科不皆養於學校唐之六館不皆擇於鄉閭至宋之方州合法遂判焉兩途而亦足以得人何歟洪惟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以風四方逮延祐初乃以科目取士著于令如種之穫適其時三歲登賢能之書于天府僅百人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恒不若借計吏者之衆豈取之有未盡歟抑教之有未至歟或者閥閱貴游恥與寒畯

爭長歟伊欲考古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行於今否歟後世之法亦有可參用者歟幸試陳之毋隱

問國朝之制策士必以經史時務時務誠未易知經出于聖人亦不容擬議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傳太史公之所紀立法何不同歟班固荀悅范曄袁宏陳壽之流互有祖述孰爲得失歟歐陽子唐書法太史公者也司馬公通鑑法左氏者也而皆不能免先儒之譏是蓋有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舊或革而正之其是非去取可得而聞歟方今六館之士奮自儒科而居編

王

庠論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於昔人之是非得失安可無夙講而爲之折衷歟願試陳之以覘所學

聞古之爲國者四曰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曰肉刑其存於今者學校而已夫阡陌之已開者不可復矣何以使民無甚貧而遂其生歟郡縣之已置者不可變矣何以使吏無數易而成其治乎鐵令已定則法之輕者不可加重矣何以使人無易犯而不陷於罪戾乎若夫學校雖以著令僅存而知仁聖義忠和之教不及於萬民直溫寬栗剛簡之教不行於胄子何以使之成其材就其實乎先生之遺制廢而莫之舉者既如彼存於今者又

如此其弛張損益亦有可議者乎二三子游於庠序之間而務爲有用之學得無夙講於此乎其酌古今之宜以對毋以勦說爲也

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俗風聲既立氣習繫焉東漢尚清議而名節日以崇西晉好清談而禮法日以替得非好尚之殊遂以成俗歟然夷攷其人無所回撓戮力王室者清議激之也而亦有矯辭恭色取媚於時者焉清議果安在歟任放爲達廢弛職業者清談啓之也而亦有撿攝衆事未甞少閑者焉清談何甞爲之累歟豈士君子之制行有不隨風聲氣習轉移者歟稽前言往

行之得失以自鑒而防其好尚之偏不亦學者之切務歟幸試陳之以觀所趨嚮者安在

江西鄉試漢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

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於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内建六曹盖古六官之遺意也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爲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説

江浙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十三

問先儒以經義治道分齋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儒者之所當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於田間故其效易見河渠限於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莫大於吳松江視古之河渠與

塞濫其爲力孰難而孰易其爲利孰少而孰多諸君子習爲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試陳之以裨有司之餘議

江淛鄉試南人策問

問事有不本於古而可施於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更繇有筭賦而除天下田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爲定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最而舉可爲將相之諮間見焉唐之循資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爲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推本而言則取

民莫善於井田任人莫重於封建自秦開阡陌置郡縣千載之下迄今遵爲成憲者大抵皆秦之舊也何以能使其法施於人久而不變乎漢之限民名田唐之襲封刺史非盡泥於古也亦莫有堅持其說而卒行之者豈時殊事異通於古者或戾於今而上下之所便安者無古今之間乎民若苦於兼并而無以樂其生吏病於數易而不得善其治又非可謂便安之也其弛張損益猶有當議者乎它如交鈔引鹽近倣於宋以立法者又未可遽數也請姑以其大者考歷代之沿革原其始要其終而折衷之庸俟上之人采擇焉毋苟謂此儒者之常言

而雷同勦說以對

策題

會試漢人南人策題

問孔子告門人以既庶加富既富加教牧民而事具則王道成矣其設施之略可得而知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職土會土宜土均荒政職事所以教之者有八統十二教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得而聞歟孟子之語時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通於今歟漢唐盛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爲其教無聞焉

以下元本
卷三

或以爲未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責若何而可以去漢唐之陋若何而可以比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雜著

賈論 三

昌嘗觀於賈區乎吴之鹽蜀之布會稽之美箭代之名馬至於漆枲卮茜筋膠藥物之衆無不叢聚區別而具璣丹銀重淵邃谷怪珍之産又皆籍火腰組冒百死之禍乃能奪而出諸虎豹蛟鼉之宅亦且畢致而錯陳焉彼其役傭工費舟車遑遑顛顛心計目察智者閑者往

筐　儥

筐筥者匵而藏者辨之患弗良聚之患弗豐耳辨而良則售益博聚而豐則獲益厚其貨誠千金也人且以千金至矣求其張虛肆負㮹橐自厠其間而能以操奇贏者無有也於是日昃鼓起囊金適市者莫不鱗集蟻合辨物以鬻賈焉方囂譁烜爀之中一旦有委千金於販夫販婦而未嘗少見德色者誠將交致其利而向之千金非以施愛云爾也仁義忠信士之大寶而爵祿車服國家之千金矣夫其爲寶也非必燭幽縋深涉死地而後能有也彼飾虛懷㮹號呼以望售者何憧憧耶儥人之直而能無德色者又幾人耶嗚呼市井之事學士大

夫所共賤鄙而羞以汚齒牙也今之稱乎大人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

讀賈生傳 三

屈原死後百有餘年而漢有賈生賈生以謫去過湘水乃投書以弔屈原太史公蓋合二子以爲傳夫亦徒見生之爲文愁痛無聊發憤壹鬱不殊於原而未極其趣者也夫懷王受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不用身陷國虜爲天下笑頃襄親値其亂而曾不悟反怒原遷之江南而楚亦尋滅彼屈原者誠悼夫存君興國之志終無所伸而爲是發憤無聊也生之在漢非有肺腑之親歷試之

久顧於卒然遇主之頃欲盡去其舊而惟己之所欲
一不見用則遂自附於原而待其君以亡國之主誠何
理耶夫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事至不
輕也大臣不聞議士不與而遽自草具其儀法可不可
哉絳灌之屬皆先帝舊臣苟遂嫌而不言則誰當言者
且此三四公位爲將相爵爲通侯權寵之盛豈復有過
於是亦何忌而不容一新進之賈生耶然則謂生以讒
去而遂以配於屈原者甚不然也夫生之始欲改定制
度也將無以天下爲既和洽與至其論曆火積薪之勢
頭在乎數年之後凡其言之可行而必效者大抵皆南

遷之餘也吾意生以憂患怵迫習於世故未必不悔其前言之易而尚肯免人之短已哉然則今之疾視絳灌之屬而比之上官子蘭者又非必生之志也周人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絳灌之屬安足以知此徒使如賈生者不得盡其材又以年少初學而見斥遠則其蒙蔽賢之譏非不幸哉

陸君實傳後叙

僕爲此叙時固已不敢悉以客語爲信及來京師將取正於太史氏而新史所紀二王事乃與皇朝經世大典自有不盡合者史既成而鄧氏光薦家始以其塡海錄等書上進又不能無所見所聞之異辭謹據其一二附注于舊文之下以訂其訛舛補其闕逸云

陸公秀夫之死楚人龔先生開既爲立傳且曰君實死

事得之里人尹應許尹得之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
郎來華而君實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日記藏鄧禮部
光薦家數從鄧取之不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
之官位爲丞相爲樞密使亦且貳其傳而莫能定因字
稱之曰君實而不爵蓋闕疑也僕往在金陵客有來自
番禺者頗能道厓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不踰年
而改稱景炎歲丙子五月乙未朔宋丞相陳宜中等立益王于福州以爲宋主改元景炎升福州爲福安府新史所書無非其實而大典據傳聞之辭誤以景炎爲咸淳云明年南遷化之硇
洲景炎改元之十一月御舟入海自泉而潮十二月次甲子門明年正月次梅蔚四月移廣州境次官富塲
六月次古墐九月次淺灣十二月駐秀山一名武山一名
虎頭山入海至井澳一名仙女澳風大作舟敗幾溺復

入海至七洲洋欵性占城不果遂駐碙洲鎮碙洲屹立海中當南北道隸化州見新史及填海錄又明年四月戊辰殂於舟中自井澳遇風驚悸成疾以至太漸遇風之日新史以爲丙子填海錄以爲丙寅越三日庚午衞王昺襲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羣臣皆賀乃升其地爲翔龍縣庚午龍見海中書於新史而填海錄以爲是日午登壇禮畢還宮御輦所向有龍拏空而上自首角目俱全暨入宮雲陰不見非見於海中也翔龍縣填海錄以爲祥龍又以爲龍興拜張世傑少傅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官有差景炎新造之初世傑爲檢校少傅兩鎮節度使樞密副使兼福建廣南宣撫大使劉義爲檢少保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兼諸路經制鎮撫大使廣東西策應大使秀夫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累遷權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尋謫潮州明年七月劉義能經制等使免兼殿司十月秀夫還行朝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祥興嗣立世傑以樞副秉國政秀夫以簽樞裨助之皆本書進拜惟劉義以問官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填海錄所載視新史為詳而秀夫之官位與新史異會雷州失守而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梓宮於香山縣壽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宰相為山陵使事畢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上廟號以四月辛巳梓宮發引以八月乙亥永福陵攢宮復土以九月壬午朔皆非五月亦非先寓於香山先是宜中辭相位而以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御舟次硇洲衆舟皆來會惟宜中自南蕃洋轉柂往古城累召竟不至山陵使乃觀文殿學士曾淵子非宜中也見填海錄而新史不書六月世傑等遂奉御舟抵厓山厓山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鎮戍世傑以為此天險可扼以

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六月己未御州發碙洲乙亥至新會縣潮居里之崖山起行殿庚辰升廣州為祥興府見塡海錄而新史謂升廣州為翔龍府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衆舟幾盡劉義追宜中事無可考、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己巳夜復有星大如盆衆小星千百隨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如雷蓋天狗云己巳星墜海中書於新史而塡海錄以為己亥夜一鼓後墮廣州南初隕紅大如箕中爆裂為五既墮地殷如鳴鼓一時頃止非墜於海中也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由海道出漳潮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李恒以步騎出梅嶺弘範拜蒙古漢軍都元帥恒為副元帥大典所書可考而恒廟碑謂恒為都元帥江淮省亦遣弘範至自漳潮明年正月己酉

宋改年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世傑號崖山港碁結巨艦千餘艘爲方陳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圍起樓櫓如城堞以待敵見大典新史及塡海錄已未弘範兵至崖山庚午恒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乾糗餘十日渴甚則下掬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事見大典及塡海錄新史不書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降陳寶以二月戊寅朔降見新史而塡海錄及其所撰祥興本紀於正月乙丑書綂制陳寶與撥發張達忿爭而降又書綂制陳忠與撥發張成不協而降其實一事而月日亦與新史不同癸未大戰恒南向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夾攻之恒乘早潮退攻其北至午潮上弘範攻其南見新史恒廟碑碑書而弘範廟碑詳書之但誤以癸未爲癸未之明日云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莫雨暴作昏霧四塞宋師

部伍大亂秀夫朝服抱宋主赴水死世傑命小舟取幼主入已舟秀夫懼世傑舟或不免或反爲人所責被執辱於是擁之負璽綬自沉後宮及百吏士從死者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實至元之十六年也國秀官承宣使見大典其父貴以復州通降而國秀在海上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沿江招撫使時貴已死填海録所載已許至叙國秀事乃多誤書其名曰貴云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挾鬪艦十八潰圍犇南恩州五月庚戌遂至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衆盡没自是嶺海間無復宋軍幟旗矣世傑劉義等三十餘艘斬纜乘潮而遁世傑出仙女澳得風入洋追兵不及而還舟至山東欲向占城土豪強之回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擇宗室子立之六月庚辰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慮爲人所圖即登柁樓露香以祝風濤愈甚墮水溺死諸將焚其尸函骨葬朝

居里赤坎村劉義出海洋後爲其下所殺見塡海錄其事往往傳所不書竊嘗有

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事然恨其不能記陸公終何

官秀夫終於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見塡海錄新史書秀夫景炎之初爲簽書樞密院事祥興之初

爲左丞相而大典於秀夫之死第稱之曰端明殿學士蓋丞相文天祥家傳謂秀夫以樞密兼宰相者言其以

簽樞行相事耳恒廟朝碑文誤以端明爲資政云又慮所談二十年前事道主時

日不容無小失謬故久未敢稱述後遊宣城有蘇寶章

者縣小吏也僕避近見之戲謂曰前朝貼職乃有寶章

誰以是字汝縣吏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旁一人曰是

人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官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

莫能變非字也劉義坎子景由直寶章閣見塡海錄僕爲之矍然起將以

向所記客語質之其人故爲不聞者徑去僕嗟悼久之
因念曰杞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久矣它何識焉姑叙客
語傳未廢錢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春二月東陽布
衣黄溍謹叙

說水贈蔣春卿

陽羨蔣君春卿嗣主安定教事於吳興以秩滿去友生
金華黄溍送之若溪之陽酌之水而與之言曰君知水
之爲物乎嵌巖𡾊空一椒之多遺針瘱芥可指而取非
不泠然冰骨雪齒也無搖焉無溷焉斯可耳及其去而
爲湍爲磵也驀山跨谷歷百折而弗碩不既壯歟然而

廹於風則驚扼於石則怒矣若夫灨爲三江鍾爲七澤茫洋演溢涵烟霏而滔日星者漫不知其幾百里泊乎其休汩乎其不可留洸洸乎黄龍之所宮穹龜鉅魚之所家鰕蛤生焉而不以爲隘也來牛去馬飲焉而不以爲耗也鳬鷗出没焉而不以爲褻也蛟蚘投焉而不以爲汚且辱也神妖物怪居焉游焉而不以爲異也千漚萬泡交起互滅瀇滉爾浡潏爾淢之莫能害其蓄撓之莫能亂其澄潴淵之珍參錯朗耀而荒查醜石屑瑣附麗之物亦無所不容也嗟乎水一而已其量之相遠頓如此非夫所處者異勢耶今君之去山谷也久矣接天

元本卷廿

潢度瀛海且有日盍亦拓七澤以為襟帶而無以是氷雪者沾沾自喜哉雖然水行天地間其適也愈遠則其遊也愈下孔子盖稱智者樂水夫不激不流非智者不足以與此君非智者歟持涓滴以相波瀾祗強顏耳離歌既闋風颿遽張因次第其語書以識別

勸農文

諸暨州勸農文

古之有民社者未嘗不以農事為先拊循勸率具有其法我朝參稽故典郡邑守令悉以勸農入銜事莫重焉比以受任之初延登耆耋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illegible]

本頁之疑倒

溥兼之襟山帶湖旱澇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飢夫不知盡在其人而一切聽其在天可不可也昔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方百里之地爲田六百畝理田勤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勤則歲減粟百八十萬石勤與否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誠能率而子弟竭其四肢之力以從事於南畝將見富歲之入弗減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澇可無乏食之虞矧今聖仁在上茂育羣品至和之應必有豐年乃若獎厲而成就之固長民者之責也茲以東作方興率遵故常躬秉耒耜爲爾農勸其尚勉之毋荀以爲

元本卷四

具文而藐藐其聽也

樂章

三皇廟樂章

降神　　黄鍾宫三成　　之曲九變

於皇三聖神化無方繼天立極垂憲百王聿崇明祀寧

由舊章靈兮來下休有烈光

降神　　太吕角二成　　之曲

帝德在人日用不知神之在天矧可度思辰良日吉歲

事有儀感以至誠尚右享之

降神　　太簇徵二成　　之曲

交

大道之行肇自古先功烈所加何千萬年是尊是奉執
事孔虔神哉沛兮泠風馺然

降神　應鍾羽二成之曲

雅奏告成神斯降格妥安有位清廟奕奕肹蠁潛通豐
融烜赫我其承之百世無斁

初獻盥洗　姑洗宮之曲

靈旂戾止式燕以寧吉蠲致享惟寅惟清挹彼注茲沃
盥而升有
孚顒若文于神明

初獻升殿　南呂宮之曲

齋明盛服恪恭命祀洋洋在上匪遠具邇左右周旋陟
降庭止式禮莫愆用介多祉

奠幣 南呂宮之曲

駿奔在列品物咸備禮嚴載見式陳量幣惟茲篚實肅
将恍意靈芳安留成我熙事

捧俎 姑洗宮之曲

我祀如何有牲在滌既全且潔為俎孔碩以將以享其
儀不忒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盥洗 與前同

初獻升殿 與前同

太皥宓犧氏位酌獻　南呂宮之曲

五德之首巍巍聖神八卦有作誕開我人物無能稱玄

酒在鐏歆監于茲惟德是親

炎帝神農氏位酌獻　南呂宮之曲

耒耜之利人賴以生鼓腹含哺帝力難名欲報之德黍

稷非馨眷言顧之享于克誠

黃帝有熊氏位酌獻　南呂宮之曲

爲衣爲裳法乾効坤三辰順序萬國來賓典祀有常多

儀具陳純精巻達匪籍彌文

配位酌獻　南呂宮之曲

三聖儼臨孰侑其食惟爾有神同功合德丕擁靈休留娛嘉席歷世貽配永永無極

初獻降殿與前同

亞獻終獻　南呂宮之曲

緩節安歌載升貳觴禮成三終申薦令芳凡百有職罔敢怠遑神具醉止欣欣樂康

徹豆　南呂宮之曲

籩豆有踐殷薦畢時禮文既洽廢徹不遲慎終如始進退無違神其祚我綏以繁釐

送神　黃鍾宮之曲

夜如何其明星煌煌靈逝弗留飆舉雲翔瞻望靡及德音不忘庚回景旣發爲禎祥

望瘞　姑洗宮之曲

工祝致告禮備樂終加牲兼幣訖瘞僉恭精誠斯馨惠澤無窮儲休錫羨萬福來崇

祭文

祭朱叔文山長文

嗚呼世其家者雖古或希甞光華之莫續頓習尚之易非惟君之秉心也諒以直而制行也粹以夷若良玉之不琢泥可得而瑕疵是固出于天性或者有得乎家庭

元本卷二十三

之遺謂宜益大於先烈遂襲紫而傳龜奈何乎步武之初啓而遽尼於斯嗚呼哀哉晝夜之道天人之際蓋君之所夙講齊死生於一指兮尚窮達乎奚疑君之自處雖可以無憾吾黨所未能釋然者悼故家之遺俗方就陋而趨卑曰賢者之有後幸百聞而一覿攀靈車於道周望喬木以增欷聊陳辭而薦酒爲有知乎無知嗚呼哀哉

祭求康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古之豪英清風峻標孰可狀名弗崇爲高顴以文鳴其文斯何出史入經汲書魯簡武戒湯銘下逮

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包羅探序弗得弗
升維蓄之厚故施之宏紛其百嘉邑達滿盈蔵去欽華
根柢一貞以歸于極以集于成金春玉撞發其和平遠
彼瞶聾勿使震驚獨抱厥器旅于天庭胡不廟郊薦之
韶頀乃弦乃歌乃佐武城人趍易良俗失悍獰稚耋熙
熙怙爲父兄於穆昌辰文事聿興乃謝馬鞿乃尊鑑衡
賤華貴實樹之風聲譽教所及驅飈走霆學徒嚮方俊
良用畜藐此陋徼亦累品評賛邑海壖遺則是徵擇士
藝闈緒言是承庚終惠我勉夫競競曷使中路奪其依
憑嗚呼先生爲幽爲明有烯斯文揭若日星重江複山

八下元本巻
二十三

煙慘雲冥瞻言遠而泣涕兩零馳辭侑觴式昭哀誠

祝文

謁先聖

柰縣諸生蒙恩錫第洋洋聖道實佑啓茲覆載生成名言罔既欽承睿旨展謁告虔聖神臨之敢負夙學

諸暨州謁廟祝文

先聖

昔者夫子之論政蓋曰子欲善而民善矣滑柰縣諸生與聞有政請事斯語以對越夫子在天之靈

三皇

維三聖人爲郡邑之通祀厥有著令潛秪事云初肇以禮見遵舊典也

城隍

潛被命佐州與有民社祇役告虔式遵故常治人事神敢不夙夜維爾有神尚鑒臨之

國學遷設先師配位祝文

釋奠上丁國之通祀四賢並侑厥有舊章穆卜靈辰具嚴廟像奉遷改作伏慮震驚庀事云初敢修虔告

大成殿修造祝文

禮殿有嚴爰靈茲久旅楹故敝惟新是圖飭材庀工諏

辰與作廟庭清謚伏懼驚諠菲薦陳誠尚祈昭鑒
巍巍聖師廟祀惟舊增新崇構有覺其楹旣固旣完式
苾俎豆吉蠲薦告虔茲妥安神之格思永世無斁

謁胡侍郎墓祝文

維至正二年二月壬寅朔越二十有二日癸亥具位姓
某等敢昭告於故宋兵部侍郎胡公之神維神生爲名
臣沒有廟祀維桑與梓是庇是依歸焉茲丘高山仰止
展謁之禮大懼弗時爰考舊規祗薦俎豆有引弗替神
其鑒之

先大夫封贈祝文

維至正二年歲次壬午五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孝
子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溍敢昭告于先考祕
丞府君溍蒙賴教育竊有祿位踈恩分土已表生榮進
秩升朝載揚卹典伏奉至正元年十月制書贈奉政大
夫祕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子慶澤所被下逮一
門秖念厥由不任感慕而溍繫於職守不得躬展虆儀
謹遣弟溥淇詣墓次以告謹告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正月庚辰朔三日壬午孝子中
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溍敢昭告于先考太常郡伯府
君先妣郡君童氏溍忝有仕籍垂三十年幸免曠官克

承委祉陳情歸養而奄罹大故乞身得謝而獲被加恩
伏奉至正五年三月制書先考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
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妣追封江夏郡
君今雖無燎黃之法而禮有可以義起莫之敢廢是用
祇薦於墓下音容如在命數維新瞻望松楸不勝感咽
謹告

太廟時享祝文二首

青陽屆候雨露既濡永言孝思有懷先烈吉蠲致享來
燕來寧錫羡降康益綿寶緒
太宮奕奕列聖端臨薦祀有常夏享以禴禮文告具郊

以下元本
卷七

薦孔時茀祿是承永世無斁（太史院重修簡儀告成祀文　欽天現象肇自古先 後皇大儀用表測候載新儀治稽合古文渭吉告）

戊戌陳嘉薦

表

翰林國史院賀正旦表（四以下俱五）

一氣洪鈞肇協始和之序九天黃道肆陳元會之儀袞宇均懽臣鄰胥慶欽惟　陛下堯神廣運湯德懋昭月竁天池揚風霆之號令蘭臺石室煥雲漢之文章茂對三陽誕膺百福臣等叨榮鼇禁遺跡鵷班黼黻冊青莫寫化工之妙梯航玉帛惟觀壽域之同

國子監賀正旦表二首（四）

玄枵紀歲新曆象以更端太極受朝肅儀文而稱慶覆

臨所曁抃蹈惟均欽惟　陛下發惠先猷丕昭嗣服體
元建號道允協於重華備物隆名孝益嚴於長樂克承
天貺式逕春祺臣等忝職教庠叅陪班序鴻鈞一氣難
名有造之仁胥壽萬年申衍無疆之祚
七政旋杓回陽和於蒼陸一人當宁展朝會於彤庭凡
在生成實同慶賴欽惟　陛下宅心至正撫運重熙春
育海涵播仁聲於庶類風行雷動敷治象於多方候應
泰來祥開履吉臣等忝司六學獲旅千官瞻就日之清
光載逢昌旦祝齊天之實算永固丕圖

國子監賀聖節表二首

虹流華渚肇開出震之祥龍見中星式應純乾之候三宮均慶百辟騰懽欽惟　陛下祗適文謨丕隆舜孝雲行雨施等天地以無爲日就月將與春秋而俱富欽時五福頫及萬方臣等忝職儒黌欣逢瑞節播南薰之至化鈞奏九成瞻北極之常尊嵩呼三祝

頌度明堂允協秉離之候紀祥甲觀肇臨載震之期喜溢大庭歡騰同宇欽惟　陛下宅心淵粹凝命穆清長樂承顔昭聖人之孝治金華勸講開天下之文明茂對正陽益增神策臣等忝司教事欣覩朝儀律應薰絃並奏九韶之舞香浮合殿同稱萬壽之觴

國子監賀冊太皇太后表

德爲聖人治有光於舜孝養以天下禮益謹於漢儀倫物隆名熙朝盛典欽惟 陛下誕膺駿命寅御丕圖龥座端臨念皇慈之保佑綸言播告極鴻號之尊崇事遠邁於古先慶旁流於中外臣等幸專教席獲旅廷紳頌向日之微忱遥瞻廣內祝齊天之睿筭永奉慈闈

國子監賀冊皇后表

顯冊誕敷肇正宮闈之號鴻圖增重益隆宗社之基慶輯邦家懽同華夏欽惟 陛下道尊皇極治本人倫與日俱新剛健允符於乾德自天作合順承式表於坤儀

命出楓廷禮成椒掖臣濫司教事欣覩彝章關雎正始之風四方来賀既醉太平之福萬壽無疆

國子監賀太皇太后正旦表

獻歲發春肇正孟陬之序隆名備物載新長樂之儀嘉與外廷肅爾元會欽惟 殿下道光内治德配先朝尊極宫闈誕舉推崇之禮慶流宗社彌章擁佑之功履兹端扆裒時多祉臣等忝司教育獲預班聯絳闕天開恭展三朝之拜瑶池日永歡騰萬歲之呼

國子監上太皇太后賀册皇后表

禮行當宁丕昭文定之祥尊極重闈茂衍徽音之嗣驩

騰禁掖喜浹寰區欽惟 殿下德備儉慈功參覆載承
先朝之付託克協孫謀建中壼之表儀式資婦順流輝
華於椒屋增翬圖於蘿圖臣等忝職上庠欣逢盛典二
南正始大義本於家人萬壽無疆介福歸於王母

中書省賀正旦表

歲臨析木鵠瑞氣於神皋天近太微赫清光於黼座三
朝嘉會萬福來同中賀欽惟 皇帝陛下凝命上玄宅
心至正典學與春秋而俱富知人侔日月以並明寰器
夙成俾橫經而就傅讜光下拖加備物以展親恩綏群
黎函蒙慶澤臣某等忝司政柄獲領朝紳金鉉調元[illegible]

贊皇猷之盛玉扆稱壽願增寶曆之長

中書省賀聖節表

歲舍在庚應虹流之紀瑞月臨于巳瞻龍御之當陽縟典載行輿情胥慶中賀欽惟 皇帝陛下居富盛之業撫熙明之期地重青宮崇教事以端國本天開華閣陳古訓以宣人文茂對嘉辰荐膺多祉臣某等忝居政府肅領朝儀接武泰階莫贊無爲之化發祥神筴願綏有永之年

牋

翰林國史院賀 皇后正旦牋

春回椒掖茂迎百福之祥天近楓宸均備三朝之禮懽
騰廣內喜溢羣工欽惟 殿下淑德純全徽音夙著中
襲黃裳之美恪謹柔儀上侔紫極之尊求綏吉履肇臨
穀旦並介蕃禧臣等忝職文詞獲陪班序化行宮壼願
新彤管之書慶衍家邦欽上玉卮之壽

國子監賀皇后受冊箋

嘉禮備成正柔儀於內壼隆名載舉孚大號於外廷治
首六宮歡形八表欽惟 殿下性全淑哲德並神明玉
冊金相茂輯彌文之盛翬衣褕翟光昭象服之崇稽合
舊章寔爲鉅典臣等叨居黌序獲綴朝班瞻北極之四

元本卷十九

星祥開吉旦祝南山之萬壽慶衍齊年

箋

中書省賀正旦 皇后 乞

璣衡斡運回玉律於青陽翬翟令儀應軒星於紫極慶行中壼喜溢大廷中賀欽惟 皇后殿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體家人之正位肇立化基志卷耳之求賢助成治道春生穀旦天錫蕃禧臣某等庀職宰司遘班元會載新椒頌展盛禮於三朝永固蘿圖登齊年於萬壽

公文

代淛東憲使請立耶律文正公書院公牒 十二

竊謂人能弘道學必有師仰惟碩德之間生實繼先儒之正統流風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曷彰遺烈伏見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文正耶律公前代賢王之貴胄本朝上相之諸孫負深沈不器之資懷耿介拔俗之志爰親師而取友用脩巳而治人粤若　世祖之時咸宗許氏之學克嗣其業允屬於公卓居輩行之先式膺付託之重一貫忠恕之妙獨傳於曾參三千弟子之徒同師於有若凡升堂而入室必蹈矩而循規一從國學之建官三爲祭酒以設教啓前賢

皓

之藴奥示後學之楷模青青于衿覩時髦之傑出戔戔束帛承天寵之褒嘉逮請老而懸車復與歎於當宁特馳乘傳加錫上罇高朗令終既跪封而告第華結一節巳定謚而易名孰知鄉國之舊居尚缺禮祠之精舍當職久司風紀博采輿言謂後人苟獲瞻其儀刑雖與世亦將知所觀感宜立書院而脩其祀事仍置山長以纘其生貞猋幾人材之作興可備國家之任使誠非小補是用申明

啓

謝鄉試主司徐煦磨啓

三月十三日蒙恩賜同進士出身者祗命以還撫躬無措載循忝員豈有寅緣竊以詩詠思皇侈成周之多士史稱間出彰大漢之異材垂照來今蔚爲盛際然必鄉書上獻乃登天府之名計吏與偕方署太常之籍凡皆重乎其始進是故擇焉而愈精昔在熈朝率由玆道刱右文而興治若先烈以敷猷蒐曠典於三紀之餘徠羣英於千里之外戔戔束帛殆幾逛然而有聞于于纓冠孰茸膛若以自後棘連園而並樹袍何白以太紛惟薦送之定貟實抑損於舊制加以文非故習蕩無矩度之可稽業有專攻競出管闚之餘見逞飾辯麗者或乖雅馴

之體微幽耿者或昧精祲之原乃欲定去取於一日之間而使論安危於九重之上其所繫者大矣豈不憂乎難哉自非精鑒裁以持衡攬英雄而入彀妍蚩並照細大不遺則何以闢賢路之初程承天光之下燭肆時盛舉屬我宗工宜搜傑異之材佇副詳延之意如渭者嚚質竊陋術業疎蕪造迹英躔視玷譽髦之造睎光華且謬克跻弛之求敢期小技之曲迂亦借大方之品目忘其瑕垢不俟三獻而遽收出諸泥塗輾與十朋而前列辱采甄之及此顧庸謭其奚堪粤陪方物之陳荐入春官之考綸言俯被雍容衢室之諏櫝奏森羅煥爛上左之

札盡少俾於末議庶無負於殊知夫何哉已至於再三感實臨於咫尺廑終條對靡中題評發以先登徒愧大官之士存而勿去偶同瞿圃之賓叨綴第以爲榮省流恩之有自茲蓋某官先生道揚德意底厲文風假華衮之寵褒曲垂薦籍致黈纊之過聽獲預并容滑敢不勉企前脩益圖後效鞭駑駘附驥登十駕之難追磨鈍爲銛尚一割之可用上酬亨遇次荅隆私激烈情深鋪棻語淺

賀周縣丞啓

策名昕陛積貝邑海壖榮命載行輿言胥慶惟古有詳延

之禮肆時多聞出之材於皇昌辰肇新曠典文場初啓類霑優渥之恩英數重張果極俊髦之選科目見謂得士州縣豈徒勞人蓋將任以事功必先養其譽望某官卓乎懿行充矣令儀獨抱遺經詞章固爲餘技究觀當世設施匪事空言粤策雋於鄉閭遂旅陳於方物褒然高舉籍甚能稱可緣再鼓而必衰仍與十朋而前列用膺妙柬式副旁求日昃彤庭既親承於大對天臨黼座宜密近於清光儀是際逢胡然引却姑一登於選部不再轉而爲丞庶出緒餘稍甦疲瘵佇聽疇庸之美亟觀圖任之新某猥以陳人覩茲盛事雲霄直上詎爲儒者

之榮膏澤下流上慰斯人之望聊攄悃愊少助忻愉

通李州判啓

晉登上第臨佐偏州偶緣臭味之同遂託雲仍之雅輒憑書閤庸候車音共惟某官流慶仙源飛英學海故家舊物陋杞宋之莫徵大冊高文覩晁董之所對科目之士於斯爲盛州縣之職夫豈徒然佇展材猷力裨治化風行草偃里無珥筆之民川泳雲飛座有彈冠之客載新觀聽允賴作成屬當視篆之期敢後典籖之詞某衰遲漫迹惕息素餐忝冒謂何久自慙於揚粃瞻承伊邇幸毋爽於及瓜拱俟晤言悉攄下悃

以下元本
卷三

書

上憲使書 三

某烏傷之鄙人也郡縣不見菲薄猥以克貢由是昧昧於一來庶幾求伸其所欲爲重惟呈身識面昔人所恥輒不敢踵門納謁以速誚讓庸藉不腆之辭致其區區於下執伏惟少垂察焉其聞國之所與立者曰人才人才之所由興者曰風俗而風俗之所恃以不墜者曰大人君子古者士之仕也上有求下之制下無求上之法故夫學脩于家行孚于人者其鄉之老之大夫若列國之諸侯且以禮而賓送之漢非古矣然而州郡之所舉

起

公府之所辟要非有待於人之求之也唐宋以來士子得以投牒自試而下之人始有求於上覬幸之念生趨競之俗成矣國家剗除前弊設試爲課以教不爭其貢士之法即鄉舉里選之遺制也立法不殊於古而得人之效闕焉未著豈風俗實爲之與且古者舉一人而不仁者遠今也一有所舉而巧取豪奪者不知其幾人雖有環偉傑特之彥且逡巡引却而羞與之比又安能俛首匍匐以事迂曲於其間哉故所得非鄉里之富民則貴游之子弟耳蓋夫睥睨而欲前也其言以爲凡物之適於欲者未有不求而得之柰何世之操予奪之柄者

亦且曰是宜有求於我者也然則廉恥之不立豈獨忘
身徇勢者之咎耶伏惟明公以君子之德居大人之位
又適以觀人風爲職其於俗化之變遷固宜有以品調
消息之是未可以爲細故也某生而寒微賴家世遺緖
不失身於農工商賈之列幼而知書年十五六而能屬
文時之鉅工宿學乇皆幸而與之進莫不玩其華而望其
實也某於是忽然以疑釋然以悟盡棄俗學之陋而務
極其業於力之所至凡聖賢精神心術之妙古今廢興
治忽之由固嘗竊窺之而未始敢以爲有得也不意今
兹誤玷選舉俾受察於下執是用囊書裹糧而來且庶

乎親承明問以少舒其平生之素計日俟命不爲不久而寂焉無聞彷徨躑躅欲進而不能欲去而不敢上之人未聞有求於某而某方汲汲焉若有求於上者其爲滯留湮沉之狀寧不起人厭薄之心而重風俗之不美也哉某於門下既不得有私謁又不容嘿嘿而遂已也輒敢顯誦所聞於左右若夫引而進之抑而絕之明公事也非某敢知也惟明公不以某之進退爲嫌而以人才風俗爲念幸甚幸甚

傳

柳立夫傳 三

柳立夫者名森當塗人也祖父世醫至立夫遂以其技知名立夫於醫善爲脉其治疾决人生死多奇驗然志在德物未甞挾以爲市也人以病叩門不擇貧富輙往或委金錢率謝弗取即取取足自養而已亦用是見稱士大夫間而參知政事吳公淵尤遇立夫厚立夫亦喜爲之留吳公乃買田築室居立夫不使輙去也初立夫兄甞誤殺人就逮當死立夫曰兄先人世嗣又有子且吾毋老矣吾自度生無益於兄終不能爲兄愛其死乃自言有司願以身受刑贖兄罪吏感其誼而悲之乃議出其兄而立夫亦竟得不死然重以立夫故廢法遂論

黥立夫當吳公盛貴時士多以善爲方出入門下者而特敬重立夫嘗用比貴客不獨以其技也吳公有愛姬無子將出以嫁立夫立夫聞之輒先自娶婦亡何婦死吳公卒欲以姬妻之立夫乃謝曰吾婦雖亡毋固在爾吳公曰娶婦非以養姑耶立夫曰不然是方豢貴驕襲美飾而能躬井臼以事吾毋耶於是吳公止不復言姬聞而歎曰吾乃爲刑餘之人所棄吾終不可以事人即日脫簪珥入道終其身諸公聞之以爲吳公所得姬侍賓客皆非常人也以此賢吳公而益重立夫吳公既病殁立夫乃去賣藥黄池上里中子或求立夫瘉疾弗爲

報立夫嘗爲稱貸於富人又弗償也會復得疾乃不敢致立夫而更迎它醫它醫以藥溫之病加劇不得已始召立夫立夫診之曰病得之勞而伏暑奈何以剛劑慘之方冬沍寒而立夫言如此它醫素害其技乃謂病家彼固有嫌於君不可信病家將遂謝罷立夫已而念立夫素長者卒聽不疑竟如其言而效乃奉幣物重報立夫立夫輒罵曰公市人何復以市人處我趣歸而遽無用是汚我也里中子乃大慙悔盡償所貸錢由是鄉閭皆慕化立夫行有不可者惟懼立夫知之也立夫後以高壽終

贊曰先左曹君布衣時客吳公與立夫游而善嘗弟畜之亟稱立夫賢有道者皆寓於醫云以予所聞立夫為人已疾其治驗甚衆而立夫所著有診脉圖有可用方今江淮間類多襲用其書以故弗論論其卓偉殊絕之行著於篇

俞器之傳

俞器之者名時中金華人也其先事錢氏最貴顯錢氏亡子孫世仕宋凡十一世乃至器之器之自少時知讀書能屬文年十六盜起里中器之盡室走辟匿旁近山谷間會大軍南下或直其叔母劉氏藏處遂為所得將

殺之劉懼祈哀器之識其聲知爲叔母急走從叢薄
出曰此吾母也即欲殺吾母者當以身代母耳軍士壯
其語乃釋劉不殺而心獨奇器之困挾以去是歲至正
十三年也器之既與其家隔絕然幸得不死乃惕然自
傷思隱忍以有所就于是常盡力其所事蚤夜如恐不
稱以此得無辱困更善遇之其年冬至京師遂以見公
卿貴人公卿貴人憐其儒家子且得所以北來狀莫不
歎奇之乃使受學羅郎中所羅郎中者蜀人號倜儻喜
士且又貴幸當是時兩都賢士大夫皆延頸慕交之器
之事羅郎中數以材見稱因爲其子壻由是名益聞諸

公間稍得推擇給事尚書吏部爲令史居久之用薦者以布衣對禁中被旨入翰林與纂次本草事遂爲太醫令史由太醫遷都水監用例補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當改調器之自念故羈旅官七品是有以復其父母矣乃以親老求便養遂得漷州判官以歸初父母既失器之數從人問求其所在莫能得或言死矣去十二年聲問始來又十九年乃歸閭巷之人皆爲欷歔歎息焉其里中少年子弟多器之去後乃生無識器之者聞器之至爭共來聚觀之不知者見器之以爲北人也器之歸時父母歿已久劉亦死再朞器之乃爲位制服晨夕

以下元本
卷四十三

號慟如初喪且自為文以祭其言悃款惻怛皆可流涕也

贊曰予睹器之踆踆然為卑讓君子哉迹其遭值艱難蹈白刃而不讋誠亦能勇矣至身為係累摧剛下志窮而不能自財文何盭也彼固隱忍畏約以有所待獨死為難乎故曰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無所肯而已耳嗟夫以器之之材窮不失仁達不失義豈俟它日然後信耶

黃節婦傳 十

節婦蔡氏者鄞黃君天驥妻也黃君之先閩人六世祖龜年宋高宗時爲殿中侍御史論罷右僕射秦檜累遷給事中及檜再相遂以貶去隱于鄞其後子孫多爲美官至黃君廼弗仕節婦年十八歸黃君明年有子曰傳孫甫晬黃君死又明年其舅亦死婦屏華釆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三十餘年猶一日家既裕而姑已老子亦能自樹立所與爲師友多顯者由是知名得察舉補儒學官節婦之名亦因以著聞有司上其事于中書用例旌表所居及其里門曰

孝節云

東陽黃溍曰予讀詩至柏舟未嘗不歎古女婦之賢傳於今者少也共姜之名由詩以顯得孔子而詩益傳女婦之以義自守獨共姜邪世無孔子若蔡氏者非尊官要人爲之列重惡能彰彰如此閭巷之人砥行立石堙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梅孝子傳

梅孝子者名應發居吳郡閶門市中不由學問而知人之行莫大於孝行之必盡其誠盖天性然也毋有

疾醫不能療則刲股肉以食之疾良已它日母又有
疾危甚更求良醫投以藥皆弗効莫知所爲乃露
立北面稽首以名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己年益
母壽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俄割焉而開若啓半
扉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輔星不見頃之雲
復合而天深黑及還至母所則母已擁衾坐床上
言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水來灌灑遂霍然而蘇不
覺疾之去體也詰旦母平復如常時今年已八十餘
矣愈康強四方大夫多爲詩美其事蜀郡虞公爲

元本卷三

之序云

金華黃溍曰曾子固氏有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難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婦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以予所聞梅氏子事談者誠近於過夫欲使中人以下觀過知仁恥躬不逮則載而傳之曷可已哉

行述

山南先生述 三

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世爲婺之義烏人自曾大
父祖向大父夢龍父景宸無仕者先生少俠踈常落落
多大志宋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文焉先生
不可迺已由是名稱籍甚非直用文墨出小異也於時
同舍生掇其緒論或取高第而先生故爲博士弟子員
戶何當以優升解褐值德祐失國迺逐耕築室南山之
南賣藥以自晦人勸以仕輒不答然亦不爲激詭斬絶
事玆俗矜衆也居久之會使者行部知先生賢強起以
主教鄉邑先生始憣然出山即席於是至元二十有八
年矣終更調長月泉有司以累考合格上名尚書親友

白嘗詣謁先生笑弗頤銓曹謬以年未及出其名復俾
正杭學先生竟不自言明年遂以疾卒於家壽六十四
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先生偉顏美髯談辨絕人
然任氣好臧否閭里少年以爲厲已而與謀中傷之然
卒亦無以害也先生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爲宗讀書務
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爲文稚肆俊
拔飈駛水飛一出於已無少貶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
好之者凡所著爲夢棗六卷癡棗六卷聽雨留棗八卷
藏于家先生蓋有祿食於世矣而未顯也故識與不識
皆稱之曰山南先生知隱者焉初娶吳氏卒再娶許氏子

元本卷七

子男一人曰鼎孫男女合三人既卜宅于永寧鄉白茅之原將以某年月日窆而未有以貽不朽也滑惟我曾祖左曹府君以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實得其學頑滑之蒙鄙劣弱猶卒弗失身負販技巧之列以隕先業者先生教也先生之庇庥我厚矣而滑安足以求先生之存庸疏其世系出處卒葬之歲月以諗夫志固而言立者尚幸為之銘若誄以揭諸幽云

制

二程子加封制二首 四

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睠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

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繄百世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於戲緬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乎渙號以風行服此寵靈益綿道統可加封豫國公主者施行

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哲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封𠕋胙之大國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

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箴

朋樂齋箴

伯陽甫取孔門記言名齋居之室曰朋樂予竊嘉其能得朋而懼夫樂之或過其節也爲之箴曰

天壤之間並生者人別曰同類其有弗親孰予之從來之紛若匪善何信匪信何樂相古易象示人以朋毋敢適莫惟德是徵復而朋來寔用無咎坤以喪朋厥慶終有一陽之至我其竢焉三陰之聚我其舍旃豈茲記言與易殊指便辟佞柔既曰損矣二人同心其樂也康比

之匪人其樂也莞猗伯陽甫式謹爾類文游司規敢告
闇隸

行狀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贈舊學同德
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
公謚文忠李公行狀 九

曾祖執皇贈濟美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韓國公謚康惠

祖昌祚皇任潞州招撫使贈保順守正功臣金紫光
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韓國公謚文靖

父唐皇任徵事郎略陽縣尹致仕贈推誠保德佐運
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謚忠獻毋王氏
追封韓國夫人

本貫

公諱孟字道復系出後唐李氏世為潞州著姓康惠公
金末舉進士不第以行義見稱於時文靖公歸皇朝佩
銀符使潞州卒於官忠獻公始去家而仕於秦蜀四十
餘年乃致其事樂漢中風土之勝因家焉公生而穎悟
十歲能屬文稍長益肆力於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學既
淹貫文愈超卓每考論古今治亂盛衰之故慨然有志

於當世然恥於干進屏居閭巷開門授徒遠近負笈而
至僉卿也時之名公鉅卿如商公挺王公博文魏公初
至漢中往往折行輩與之交郭公彥通於公爲父執名
能知人見公魁頎偉岸謂忠獻公曰此郎骨相殊常公
輔器也至元十九年侍忠獻公留四川藩閫聞公名將
辟置幕下辭不就改辟土晉原縣簿文辭臺府交章舉
之亦不起一日慨然曰大丈夫固不能俛首州縣方今
朝廷更化政治聿新招徠衆正材俊林立獨不可與之
並遊乎乃東書如京師行中書右丞楊公吉丁一見輒
加器重薦之 裕宗皇帝得召見於東宮未及登用而

裕宗賓天楊公遂延致家塾俾諸子弟師事之翰林諸
大老奇其材剡上于中書謂宜置之館閣而銓曹調公
主梓潼縣簿非其志也忠獻公方爲夔府經歷乃往省
焉未幾從忠獻公出峽泝襄江還漢中日以奉溫凊具
甘旨爲事忠獻公勉之入仕復北上三十一年成宗
皇帝臨御首命詢訪先朝聖政以備史臣之紀述公過
關中陜西行省因俾公與諸儒討論彚次成編馳乘傳
以進時　武宗　仁宗俱未出閤　徽仁裕聖皇后求
名儒職輔導公首當其選大德元年武宗撫軍　北邊
仁宗特留宮中公日陳善言正道從容啓沃多所裨益

受知於　成宗特旨除太常少卿當國者以公不及其門沮格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寢　昭獻元聖皇后幸覃懷公以宮僚從戢衛卒無敢侵奪民居在覃懷四年夷險一節信任益專十一年春　成宗陟遐神器暫虛宗王大臣密謀搆變國勢危疑人情洶洶公從兩公還京師遂與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等力贊　仁宗剏平內難中外晏然定策迎　武宗入正大統　仁宗郎承制以公爲中書參知政事公久在民間於閭閻之幽隱靡不究知損益庶務悉中其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以抑絶僥倖羣小多不樂公不爲之少自撓也居亡何

言于　仁宗曰執政大臣宜出於嗣天子親擢今鑾輿在道臣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寄　仁宗不許則逃之許昌築室於陘山潩水間若將終身焉夏五月　武宗即皇帝位　仁宗爲皇太子物色得公所在白于上遣使徵詣闕下至大三年春正月入覲　武宗于玉德殿上指公謂宰執大臣曰此先太母命爲朕賓師者宜亟任用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四年春　仁宗皇帝正位宸極眞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先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悉心以輔朕之不逮公感上知遇毅然

以國事爲己任愼賜予重名爵覈冗官之濫費汰衛士
之冗負貴戚近臣惡其不利於己而莫敢言也前所建
新法有未便者奏請革去百司庶政一遵 世祖皇帝
成憲而行焉 仁宗素崇儒且察見吏弊欲痛剗除之
公曰吏亦有賢者在乎愼擇而已上曰卿儒者宜與吏
輩氣類不合而曲佑之如此眞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
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同僚有積與公
忤者人意公必銜之及其坐事見黜公乃力言于上俾
黜外藩且優加賜賚以慰其意聞者莫不服其有容方
是時朝野乂安民康物阜號稱極治公歛然不自以爲

功士大夫或譽之輙謝曰此聖天子之德也吾何力之有焉乞解機務上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君臣當相爲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尋賜爵秦國公上親授印章仍錫書命以褒寵之上在潛邸嘗因公所自號命集賢大學士王顒書秋谷兩大字御署以賜公至是又命繪公象勑詞臣爲之贊入見必賜坐與語移時而退惟以字呼之曰道復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皇慶元年春正月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依前平章政事尋謁告歸葬其父母于潞州之先塋上勞送之曰卿襄事畢宜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冬十二月入朝上

大悅公因請謝事優詔不允然重違其意乃命以平章
政事議中書省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秦國公
大詔令皆公視草史冊所記亦公手自刪定辟置官屬
多時之聞人二年夏請歸秦國公印綬不允章三上乃
如其請先是 上與公論用人之道公曰自古人材所
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為盛今欲取天下人材而用
之捨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
其真材以為用 上深然其言遂決意行之延祐元年
冬十二月復拜公中書平章政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脩國史二年春遂命公知貢舉及親策多士

于廷仍命公爲監試官秋七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勲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公頻年扈從上京數以衰病不任事乞歸田里六年乃從所乞解其政柄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散階勲爵如故公既退居散地日以文史自娛每入侍燕閒禮遇尤至七年春 仁宗奄棄羣臣 英宗在諒闇中太師帖木迭兒再入相以公前共政時不附已妄構誣言盡收前後所領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讀學士嘉議大夫意公必辭因中傷之公受命欣然就職夏五月分治院事於上都至秋乃還略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恒謂人曰吾待

罪中書無補於國　聖恩曲宥俾遂閒適今既老矣何
以報之　上聞而悟其爲譖也恩意稍加焉人望公將
復見柄用至治元年春瘠發于股醫莫能療公知不可
復起乃區別家事手書付家人使治塋地於燕遂以夏
四月三日薨于大都和寧坊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
七以其月十八日塟宛平縣石井鄉之某原遵遺命也
公薨後臺臣累疏辨其誣乃給還所收制命而復其元
官　今天子念舊圖功加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
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配劉氏前
公二十一年卒納合氏　昭獻元聖皇后所賜前公一

月卒並封秦國夫人改韓國夫人俱合葬焉繼室何氏封韓國夫人有子一人曰獻今爲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能世其家者也公宇量閎廓材略過人三入中書事閑休戚知無不言援古證今務歸於至當苟有益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憚四方之士爲時所推許者輒拔無遺汲引後進未始有吝驕之色品題所及後多知名公退一室蕭然留連觴詠言笑竟日無異布衣時其爲文跌宕有奇氣要其歸一主於理詩尤清壯麗逸人爭傳誦之蓋公之歷官行事及平生大略可見者若是而止中朝大謀議既非外間所得聞它所奏陳亦

元本無

皆自削其藁莫得而詳也公已定謚於奉常而國史之傳未立許昌有公祠堂翰林學士歐陽玄爲之記公詩文有秋谷集御史中丞許有壬爲之序滑幸辱從兩人之後濫廁公門生之列公嗣子獻命滑爲之狀以俟太史氏之采擇義不敢辭謹撰次如右謹狀

辭

白雲辭 爲陳生作 十二

秋風起兮白雲生親之命兮子奉以行秋風落兮白雲歸倚閭望子兮子歸遲遲膚寸而起兮大蔭周乎八極求仕與道兮焉往而弗得子兮來歸毋使母心惻

重刊黄文獻公文集卷三終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31299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藏

壹玖伍陸年 壹月 拾 玖日

Inches 1 2 3 4 5 6 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壹玖伍陸年 壹月 拾 玖日